

俄宮見聞記

瑞士伊里雅著  
李秉之譯

## 例言

(一) 是書原名尼古拉二世及其眷屬之厄運 (Le destin tragique de Nicolas II et de sa famille)，因原文過長，遂改今名。

(二) 是書因求內容之簡明，多係義譯，且偏重於客觀之記述體裁，凡枝蔓冗長與本文無甚關要之處，與著者個人附加之感想論評，均酌量刪去。

(一) 凡書內所載之「余」字，皆係著者自稱。

(二) 凡書內之一切專名，均以——之標號，附記於旁，以免有含混之虞。

(一) 譯者力求縮短篇幅，以謀讀者時間之經濟；故舍語體而譯以淺顯之文  
言。緣斯書之成，卜時月餘；且係課餘之暇，匆促竣事，未遑加以修飾，故言多無文；自知俚陋之譏，在所不免，惟望讀者多賜教正，以匡

朝 陽 見 聞 錄

其不速！

譯者附識

## 序

俄宮見聞記一書，誠可爲世之憑藉強權，悍行專制者之高臺孽鏡也。夫不待失足成恨而自能立於無悔吝之地者，祇可求之於明哲之君子；若夫庸謬之輩，本無救世之才，偏不幸而得位乘時，身躋顯要，惟孟晉之是圖，豈窮途之顧慮，非取夏后世事之可愕可驚者，以爲殷鑑，烏足以斥姦人之魄，而塞其心耶？故雖野史稗官，未必無暮鼓晨鐘之益。方俄皇尼古拉二世之身家駢戮也，舉世之人，莫不哀其慘禍。蓋當其君臨全俄之時，專制國中，侵略域外，不惟俄人罔敢批其頷下鱗，而一言一動，且足惹起世界列強之注意，一世之雄，何其盛也！乃自歐戰發生，革命變起，一朝勢去，身世遽非，雖下詔罪己，遜位誓天，而人不相諒，亦徒喚奈何而已。夫以萬乘帝王之尊，

至末路欲求降爲庶人，以考終命，而不可得；且併其帝子王孫，天潢貴胄，而亦同時謫徙，駢首就刑，揚骨灰於朔漠，浸碧血於寒潭，其慘變不且較之望夷宮中，馬嵬坡下，爲尤可哀哉！是豈俄人遇之過激，抑商罪貫盈，非此不足以蔽其辜歟？是非所在，諒世人久欲明其真相，以爲檢證之資。今李君兼之釋就俄宮見聞記一書，以介紹國人。甫經脫稿，而索閱者紛至沓來，一時紙貴洛陽，咸以先睹爲快。今行將付梓，屬余爲序。余維天下是非，自有公論，而余所慚慚不能已於言者，則以俄皇當位臨九五勢燄薰天之日，苟能清夜猛醒，惕於荒島竄逐之拿破崙，斷頭臺被誅之路易十六，則必不敢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重結仇怨於國人。惟其冥然罔覺，平日土芥臣民，旣以一身爲讓過之府；及至禍機四伏，已有一觸即發之虞，猶不肯徇民請求，少捐其專制之成見，斯則庸謬之極者也，可哀孰甚！雖然，俄皇已矣，世之

哀俄皇者，慎勿以今人哀前人之哀，致令後人又哀今人之哀也，則是譯作虛不朽乎！

民國十有四年，歲在閏逢困敦臘月中浣，劉知非序於遠盧。

圖 附 見 寫 韻

## 序

觀威廢之奔亡，知鐵血不可永恃；觀尼古拉之被戮，知侵略不可久持。

窮兵黷武，足以自促其亡；背信蠹義，乃能見棄於天下。溯憶俄皇羅馬諾夫一代之御宇也，凡十有六傳，歷三百載，經營歐亞之間，以侵略爲上乘，久欲收近東諸弱邦，爲己囊中物，以與列強相爭衡；復撥我要塞，窺我滌離，徒肆蠶食之能，不願信條宜守；一旦與日本利益衝突，輕啓戰釁，及其敗北也，則財窟力疲，怨望載道；兼之國內權貴專橫，階級森嚴，嚙嚙黔首，久苦其苛政；故斯時人民之反動，已萌其端，皇室之凌替，已伏其機矣。劊尼古拉二世，怯懦不振，近佞遠賢；皇后則寵倖庸鄙之僧人拉司普金，操弄政權，穉德昭著；於是國事蠲蟄，危機四伏。乃歐戰遽起，尼古拉仍瞢然不允



人民實行立憲之請求，外既結怨於鄰國，內復見讎於人民，遂致蕭牆禍起，宗社飄零，有若燎火中原，勢不可遏；而皇室全家，竟不辨玉石，俱盡於彈火白刃之下，復粉其骨而揚其灰。噫！天之報人者，亦云酷矣！余讀前俄皇室太傅瑞士伊里雅之記載，得詳斯事之始末。伊氏與皇族之居處十有三載，故其敘述宮闈內之情況，與夫皇族囚禁時之生活，如數家珍；復以身臨目觀之事實，據檢察所得之結果，詳述耶克且林堡之慘劇，兇骸瀰漫，殺氣凌人，尤足使人不寒而慄，惕然而驚者，則斯書或亦將有感於今世歟！甲子之冬，譯者序於京寓怡廬。

# 俄宮見聞記目錄

第一章	宮內初次之授課（一九〇五年秋）……………	一
第二章	皇太子於克雷姆之居留（一九一一年秋—一九一二年春）…七	
第三章	太子之病勢（一九一三年秋）……………	一五
第四章	皇后亞歷山大費多羅夫那……………	二一
第五章	佞人拉司普金之歷史……………	二五
第六章	皇村內之生活（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四年冬）……………	二九
第七章	拉司普金之權勢……………	三五
第八章	羅馬尼亞之行，法總統來俄，對德宣戰……………	三九
第九章	戰爭開始時之皇族情況，莫斯科之行（一九一四年八月）…五〇	

第十章	戰爭開始之前六月……………	六〇
第十一章	俄陸軍之賤退， <u>俄皇親任總帥</u> ……………	六五
第十二章	太子親臨陣地參觀戰線（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二月）……………	七三
第十三章	<u>俄皇出席國會</u> （一九一六年）……………	八一
第十四章	政治之旁午， <u>拉司普金遇害</u>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	九一
第十五章	革命軍起， <u>尼古拉二世遜位</u> （一九一七年三月）……………	九五
第十六章	<u>俄皇尼古拉二世之被監視</u> ……………	一〇三
第十七章	<u>亞歷山大宮中之革命</u> ， <u>俄皇回往皇村</u> ……………	一〇四
第十八章	皇村內五閱月之監禁（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月）……………	一一二
第十九章	吾輩於 <u>托波里斯克之拘留</u>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月）……………	一二二

第二十章	吾輩於托波里斯克囚禁之終結（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月）	二二八
第二十一章	俄皇及皇族被戮於耶克且林堡（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六日夜間）	一四二
第二十二章	偵查肇事被戮之情形	一五一
附 錄		一六四

俄宮見辭

# 俄宮見聞記

## 第一章 宮內初次之授課（一九〇五年秋）

一九零四年之秋，余應聘爲王爵謝爾垓列琴比司基之法文教授。謝爾垓之父果爾垓列琴比司基，爲耶甫格尼雅之孫，因其母瑪麗雅尼古拉甫納爲尼古拉一世之女，故彼與皇帝尼古拉二世有中表之戚誼焉。

是年冬，王爵列琴比司基之眷屬，恆居於黑海岸畔之村野內。翌年春際，彼處發生難端，吾儕卽於是渡此慘澹之時光矣。因黑海艦隊之叛亂，炸毀岸堤，蹂躪騷擾，因而舉兵痛勦之，此俄羅斯初次示余以危殆之地位，布滿之威嚇及驚慌恐懼之預徵，有若待余而動也。迨七月初旬，王爵之眷屬



遷徙於彼得郭夫城中幽美之別墅內。兩地之情景迥異：吾輩乘此克雷姆之南岸，僻處山野間狹隘之韃靼村莊及灰塵滿目之松柏，而得遨翔於芬蘭灣岸上雄偉之松林中及涼爽之空氣內矣。

彼得郭夫城爲其建築人大彼得皇帝最鍾愛之處所。大彼得因建造聖彼得堡困憊之餘，常休憩於此。聖彼得堡經彼之宏猷偉畫，乃告厥成，並得與歐洲各大都邑爭軒輊矣。彼得郭夫城中留有其創建人之遺蹟甚多。其最先之寓所爲瑪爾利宮，此爲不大之屋宇，建於水中央之一片土上，分水爲二大池沼。至愛美塔爲其最後下榻之所，此處接近港灣，彼最喜於是地酌酢其同勞者，大設筵宴，痛飲至醉。仿荷蘭式建築之孟普列澤爾宮，亦爲其最鍾愛之地，此宮之長廊直伸入海面，大彼得之酷愛水性也可知。此宮宇既有如是之池沼及園林之美景，據大彼得之意，當不亞於幽美之威爾塞矣。除此爲接待

賓客而用之大宮外，其餘之建築均呈荒涼之景象，曩昔彼得皇帝侍從等之生活，可以想見矣。

尼古拉二世爲愛護其先人之遺蹟，故每歲必攜眷詣此，居於亞歷山大宮中；園以園囿森林，以屏他人之窺視。一九〇五年夏間，王爵列琴比司基之眷屬亦居於彼得郭夫。彼此往來之交際至爲親密，因彼時皇后及王爵夫人間之情誼甚爲篤厚也。余亦乘機得數次會見皇族。厥後余之契約期滿，仍俛余繼續授課，並聘余爲尼古拉二世長女倭立格及達齊雅之法文教授；余乃允是請，遂返瑞士少作勾留之後，於九月初旬，過返彼得郭夫。逾數星期，余卽至宮中履行新職任矣。

至約定授課之第一日，宮內之馬車駛至，俾載余入亞歷山大宮中。然雖有身著宮衣之侍從，車中所飾之標幟及爲余而發之敕令，余終未能不感覺宮



開禁衛之森嚴。余至園圍欄前，即被阻止，經過數分鐘之盤詰，始得放入。少頃，轉入林徑，即見有不夫之磚房二，連以橋樑。此房之表面極為平常，余疑此為僕役之屋宇，至車停駛之時，始知此即授課之所也。

侍從導余入樓上一小室內，其中陳設極為樸素。門啓處，皇后偕二女至。寒暄既畢，后遂坐於桌旁，並示余以坐，女乃分立於側。斯時后尙姝麗，此為一高大而整肅之婦人，傲然高仰其首。於會談之時，見伊之圓大而深藍色雙睛之光采，極其活潑美麗，敏捷心靈之蕩漾已映照其中，實令人生無限欽慕之感想。長女倭立格約十歲許，黃髮蓬然，目光灼灼，鼻稍向上；伊之目光直注於余，似尋衣服上之缺罅者然，但此女童表出潔淨而直爽之氣概，亦使人一望而生敬慕之感也。二女達齊雅約八歲許，褐黃之髮散於頂上，較其姊尤為妍麗，然誠樸直爽而自然之神情則稍遜焉。

課程開始矣。余深爲出人意料以外之待遇所驚訝。皇后對余所教之字不肯放過一字，余覺此非我授課，乃余身受試驗也。余之計畫與事實上之程度，使余張惶異常。不幸女生所表現之知識能力，又非如我所料及者。以致余所預定之教授方針，實行頗感困難。且所預備之功課亦未能適用，唯有躊躇思索方法而已。厥後大可慰人意者，即鐘鳴一句，余之試驗已告終結矣。

此後每至授課之時，后必親自蒞臨，足見伊對於女兒之課業甚爲關懷也。伊常於女童不在時，與余共同討論教授會話之方法及教材，余甚服其議論之宏遠。曾有一日授課，正值一九〇五年十月頒布敕令召集國會之前二日，至今余猶憶之甚詳。是日后坐於窗前，立顯啞喪憂鬱之神情，伊之精神上發現無限之苦惱。伊盡力注視吾輩，然不久即復陷於隱憂之狀態，或竟若癡呆者然。伊之工作置於膝上，只袖手而坐，然其神采似離己身，而隨其意

想飄流於四週矣。功課完畢，余掩書靜待皇后立起告辭歸去。伊竟陷入冥想，仍呆坐如故。逾時，童子頗覺不安，余乃啓書復繼續誦讀。復過一刻鐘之久，一公主走至其母前，伊始悟功課業已完竣矣。越數月，后委王爵夫人倭伯連司基代伊監督授課，於是余每日所受之試驗始告終結。經此番更替之後，余之課務減輕多矣。余於倭伯連司基夫人之前益覺優游自若，且伊對余極爲援助。然自前數月至今，猶憶及此能盡母職之皇后，於討論如何教授己之兒童時，頗露出極懇切之觀念。人皆告我伊爲驕傲冷淡之皇后，以余觀之，此爲一克盡母職之婦人也。

憶曩昔后至此觀課時，余則屆時而至，書籍課簿咸極整肅，列於學生坐位前之桌上，且伊等從無時使我枉候片刻也。觀此則極能表示皇后對於己女之關懷，且足以證明伊令女生等對於教師表示恭敬，並向伊等要有秩序，此

卽禮貌之要素。繼倭立格及達齊雅之後加入課讀者爲年甫九歲之瑪麗雅（一九〇七年），厥後爲阿娜他西雅（一九〇九年）。

迨一九〇九年，余於王爵謝爾埃列琴比司基教授之職業已期滿。自此以後，遂有暇多注意於宮中之課程矣。皇后因太子病勢沈重，精神恍惚，往往不克察女輩之課業。曩者余尙未明伊之愁苦之原因，故頗擬向伊陳述自己惋惜之意，旣而鑒於各種之情形，斯時之真相始得宣露。

## 第二章

### 皇太子於克雷姆之居留

（一九一一年秋—一九一二年春）

冬季皇族恆居於皇村內，此係一小小別墅，景緻極爲清幽，位於聖彼得堡之南，相距約二十啓羅米突，且係建築于高邱之上，邱之大部盡爲宮廷佔去，此爲皇后耶克且林二世所鍾愛之宮宇。距是宮不遠之園圃內，鑿有小

湖，復有較樸素之殿宇，突起凌霄，半隱于林間，此亞歷山大宮也。尼古拉二世于一九〇五年一月間發生變亂之後，恆居此宮內。皇帝及后下榻于宮內之配殿，而童輩則居于樓上。正殿爲禮堂，對面殿內則寓侍衛數人焉。

一九〇六年二月間，余始得見週半歲之太子。余循例每星期數次至亞歷山大宮中授課。一日功課甫畢，后抱太子逕入，行抵面前，似欲示余以向所未見之人。伊面上頓呈喜色，視嬰兒體態豐美，甚爲愜意。彼時太子實爲一美好之嬰兒，光澤之髮，灰藍色之圓睛，長曲之睫毛，鮮艷而粉紅之面容，完全爲強健嬰兒之徵，笑時則兩頰微陷。余行抵其前，太子輒向余注視作羞怯狀，且欲盡力向余探其細臂。當此次與太子會見之時，余始終覺皇后向太子現出嬌柔之氣態，且對其子之生命極爲耽憂。

近年以來，余常得與太子阿列克謝晤面；彼常離其僕人逕奔入其姊之課

室，侍者亦急隨後奔入。厥後彼之踪跡許久不復見于庭中矣。太子踪影之隱匿，使宮中人憂悶異常；余之女生徒掩飾伊等之愁苦，終覺悒悒不快也。余詢問伊等，則緘默不答，或只謂太子稍覺身體不快耳。余自他方面探之，始悉彼身染重病，然均言之不詳，且無人告余以確實之消息也。

前章余曾述明于一九〇九年王爵謝爾垓列琴比司基之教授卸職後，遂有暇多注意于宮中之課程矣。余寓居于彼得堡，每星期赴皇村授課五次。至一九〇九年秋間，皇族移居于克雷姆。余與同伴俄文教授彼得君寓于城中，共同赴宮內授課。此項生活甚愜吾輩之懷，因得于課餘之暇，利用此時機以參觀俄羅斯之風景，而不為宮內之儀俗所拘束焉。

翌年春，皇族仍居留於克雷姆數月之久。將余及彼得君同置於園囿間之小樹內。吾輩與宮內之武職官員等用膳於一堂。與皇族共餐者僅侍從官吏及

賓客數人而已，彼等晚間設餐於深宮之內。逾數日，后欲向培植其子女之人表示委婉之敬意，遂令宮人敦請吾等往赴御宴。余甚感此隆情，雖據宮中禮節，於平日無何禮儀可言，然此次早餐余等覺拘束異常。余所教授之二公主於筵席間亦覺煩悶，吾等遂欣然奔入課室，俾繼續吾等飯後之課業也。余自是日始終未見阿列克謝，彼與皇后另於他室就餐。六月十日吾輩返皇村，越數日皇族遂返彼得郭夫，自彼處乘士旦達爾號輪船赴芬蘭灣作旅行焉。

一九一二年九月初旬，皇族赴哥羅年司基省中狩獵，於彼處居十五日，遂返波蘭至斯波拉城停駐甚久。九月下旬余與彼得君同赴彼處。未幾，皇后乃告余太子阿列克謝亦將向余課讀。至十月二日余遂於其母前，授彼以初次之課程。是時童子僅八歲許，法文尚不識一字，故余爲之授讀，甚感困難。然余不久亦即停止授課，因此病體纏綿之幼童復臥病矣。余之同伴及余見此

童子之病勢極爲驚訝；童子病勢益重，行動需人扶抱，起臥之能力皆失。逾數日，人均交頭接耳謂太子之病勢實已沈重，由彼得堡聘有醫士魯樸斯及費多爾至矣。

雖然，宮中生活狀態如故，帝仍以狩獵自娛，高朋滿座，不減曩昔。一日晚間，晚餐已畢，公主瑪麗雅及阿娜他西雅於飯廳內賓客之面前，扮演「村民與貴族」一劇。余充幫腔者，隱立於暫作後幕之屏風後面；余稍屈身體，卽見皇后於前列與左右賓客談笑自若也。演畢，余沿旁門而出，應下室內阿列克謝呻吟之聲，卽傳至余之耳鼓。忽見皇后於前面撩衣急馳，恐妨礙其行路，余乃近壁而立，伊傍余而過而未之覺。伊頗呈慌亂愁苦之態。余轉身入廳內，見其中喧鬧異常，僕役更杯撤盞，言笑甚歡，宴會之勝可知。移時后復入，伊一變其憂容而開顏強笑。然余已洞悉皇后言次恆注意門外，其



神情專聚於一人矣。

厥後太子之症漸趨沈重，生命危在旦夕。皇后憂鬱益甚，而帝則力制其愁苦，仍終日從事狩獵及宴饗嘉賓，未之或息。十月十七日醫生費多爾由聖彼得堡馳至。晚間余與之晤談片刻，見彼頗呈忙碌之態。翌日爲阿列克謝之生誕，除聖教祈禱外並無若何之舉動，且從人皆如皇族然，力掩飾己之憂容。十月十九日溫度增高，清晨爲三八·七度，夕間則爲三九度。皇后令請醫生費多爾於晚膳時蒞至。十月二十日爲星期日，病勢愈形險惡，然早膳時仍宴有賓客數人焉。翌日溫度增至三九·六度，心力微弱已極，公爵福列得里克請皇帝宣布太子之病狀。是日晚報告表即於彼得堡露佈矣。然內務大臣則強出干涉，俾勿宣布太子沈重之病勢。

皇帝及后何以皆承受此種強制干涉耶？彼等何以皆欲看守羅病之童子，

而彼等乃於賓客之中強開笑顏乎？此實因彼等不願太子之病狀彰揚於外，而余已明悉此病勢於政治上蓋有秘密之作用。十月二十二日病者之溫度高至三九。一度。近午始漸減，醫生始能詳細診視；前當病者之痛苦劇厲時，實不容人診視也。至午飯後三時，林中舉行祈禱，鄉人接踵聯襟來觀者甚衆。自是日始，每日兩次祈禱，冀爲太子延長壽命。因斯波拉並無聖堂，遂於園內張幕作祭壇，於其中作晨禱晚禱之聖事焉。

越數日，太子漸有轉機，惟完全痊愈尙須延綿時日耳。因其症需有旁人之守護，故醫生費多爾自聖彼得堡喚其助手夫拉基米爾來此看護。

是時報紙對太子之病狀多有紀載，謠詠亦相繼紛起。最後自夫拉基米爾之口中，余始探悉其真確之原因。阿列克謝之病係由於哥羅年司基省之傾跌而加劇。彼將下舟時，行抵船尾，忽被絆跌，撞於甲板之上，以致血流如

注，傷及內部。其後病狀漸告痊愈，復因於斯波拉之不戒慎，故病勢轉厲矣。至十一月十六日始將太子由斯波拉運往皇村。

太子因患病之結果，左足痺麻不仁，失去感覺，僵挺而不能伸。其後施以按摩之手術及童癆療治器診治之，始漸恢復原狀。據此以觀，則余一時尙不能爲太子授課。此種情況復延至一九一三年暑假之時。

每歲夏間，余循例必返瑞士一行；是年於將行數日之前，皇后告余云，伊甚願余返俄之後，仍担任阿列克謝教授之職。聞命之下，喜愧交集。余既受此信託，固屬極爲榮幸，然膺此重責，亦足令人惶恐不置。雖然，太子將來一日能爲歐洲巨邦之王者，培植之任，端屬吾之一身，則此種責任，亦爲余所不宜逃避者矣。

### 第三章 太子之病勢（一九一三年秋）

八月下旬，余返聖彼得堡。斯時皇族尙居於克雷姆，余至京城少作勾留之後，遂於九月三日行抵其地。余見阿列克謝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尙呻吟於床褥間也。醫生爲滅除其病源計，常以含有藥質之泥製澡盆，注以溫暖之水，使之沐浴，此法甚見效。

余靜候皇后召見，授余以教授方針。然伊從未召余，卽用膳時亦未見蒞臨。后僅使達齊雅告余云，阿列克謝當此調養期內，暫不能加以何種課業。伊復挽余伴隨太子遊散，爲彼與余可漸熟習也。

余與醫生夫拉基米爾曾作竟夕之談。彼告余云，太子所染之症爲血癆，此係遺傳病症，累世纏綿，由婦人以傳於男童，患此症者多爲男子。彼復向

余詳述，謂細微之損傷，即可置童子於死地，因染血癆者之血液無循環之可能如健康者然；且其脈絡及動脈之嬌脆，凡血液之沖動及過猛之努力，恆能致血管崩裂及血液外注之患。此阿列克謝所懼之險症，無時不令人爲之憂恐：每次傾跌，鼻孔注血及細微之損傷，在康健之童則可以不介意，在太子或可成爲致死之因。對彼宜加以特別之注意，襁褓初年，更須時常監視，俾免其他之危險。故依醫生等之請求，令御艦水手二人監護之，一爲船長節列丸，一爲其助手那郭爾，彼等時時伴隨太子之後。余因履行新職任，初與童子週旋殊非易易。余與太子叙談時，宜捨法文而談俄語。處此情況之下頗令人憔悴異常。余既尙未享受師長之權，故亦無教授之義務也。

試憶及初時，余極爲猜忌驚疑，何以皇后不我少助。一月之光陰已逝，尙未得伊之何種訓示也。余以爲伊或不欲干涉太子與余之關係，此種恬狀頗

使人進退維谷。然於他方面觀之，利益亦復不少，蓋使余有閒暇之時光及個人之自由焉。余於此際時時心灰意冷，余祇有絕望並擬辭却所任之職責而已。幸余遇極有經驗之勸導者，醫生夫拉基米爾實有功於余。彼勸余耐心靜候，且向余詳述皇后以太子之病一夕數驚，只有任其自然之趨勢；且伊以其子之生命危在旦夕，故凡徒使其感受痛苦之煩瀆，伊已漸漸屏絕之矣。伊亦實無此精力以與其子爭吵，使彼向余接近。厥後余已諗悟此種情況，然余仍希望見吾生之病勢漸有轉機之時也。

阿列克謝罹此重病之後，身體孱弱，精神恍惚。斯時彼在余之前面受若干之拘束，因彼從未受有何種嚴重之規儀也。我於彼之目中，不啻爲付託而勸使其勤勉奮作及強令其意志習近馴從之人。其左右近侍，珍愛備至，彼乃藉此無所事事，苟忽加以追求，以致喪失其閒散，彼之心靈必不以此爲然。

因此對余極易發生明瞭憤懣之感想，而時起故意之反抗也無疑。過此以後，余見吾生業有向學之誠意，復見其天性之純善，資質之聰穎，竊喜未違前所預期。阿列克謝彼時僅九歲許，當此年齡，其軀幹之高大亦頗足稱。彼具有潔淨之面貌，光澤之美髮，圓大而灰藍色之雙睛，直逼肖其母。彼酷愛遊戲之生活，實爲一活潑而歡娛之童子也。彼之態度平庸，未嘗以太子之身分自居。彼最喜與其僕從節列丸闊之子共同游娛。彼具有敏捷之知識及談論，且其心靈機警異常，爲人所不及者。

余憶及前與醫生夫拉基米爾叙談時，吾輩所見者皆同，余以爲船長節列丸闊及其助手那郭爾之監護，與童子發生損害頗多。蓋外界之勢力時隨童子之後，固可防制危險，而於童子自由意志之發展，不可謂無阻礙也。據余之見，宜使童子有獨立自由之行動，更使之能運用自己之思想以克制其意志。

凡事非皆可預防者，防範愈嚴，則童子愈見厭煩卑鄙，彼愈失其發展之能力；復因常抗避此種監視，足以養成童子奸詭狠毒之性。余曾將此意示於醫生夫拉基米爾，然彼因懼意外之危險發生，恐己身不能負此重責，致我之論解未能邀其贊同。

厥後僅其父母覺此辦法施於童子，良非善策。余不勝驚訝，彼等與我之主張適相脗合，且亟欲作此危險之嘗試矣。阿列克謝視此狀況甚爲歡娛，因彼常見其小伴侶等遊玩，而已則恆受環境戒慎之束縛也。彼向余應許，此後必不負他人對彼之信篤。余此時極爲愜意；最先之情況安泰如常，余之心懷將就穩實，不期復有可懼之事故驟然降臨，余亦身受莫大之恐怖。余似先有覺察，知此次將不免發生事端。一日，太子於課室內緣几而登，忽滑跌於地，致右膝觸於桌稜甚厲。翌日彼即不能舉步，隔日則膝下浮腫且延及腿之



下部。浮起之皮膚因瘀血之凝結，異常堅硬，其刺心之疼痛漸漸加增。

余處此情況之下，慚懼交集，幸帝后並未加余以忿怒及詰責。后於其子患病之初，即終日傍其側，俯視撫慰，情愛備至。帝遇暇晷，亦時來探望病者，且極力撫慰之。顧此童子見其父母鍾愛已身若是之甚，中懷悲哽益不自勝，呻吟之聲尤厲。門少啓，一公主逕入，躡足至榻前向帝接吻，童子微啓其病久深陷之雙目，須臾即復閉合。一日清晨，余見后坐其子之枕旁；是夜驚慌異常。醫生夫拉基米爾驚惶失措，病者溫度增高，血液流注不止。浮腫之處異形漲大，且疼痛亦較前夜更厲。太子挺臥於被衾之上，頭枕其母之手，呻吟不已，面色慘白，幾難於辨認。彼呻吟曰：『媽媽。……』厥音慘惻，不忍卒聞。其母以口遍親其髮，額及眼目，一似伊之愛情表現於唇上者，足以減輕其痛苦而挽回其生命者然，悲夫！

## 第四章 皇后亞歷山大費多羅夫那

皇后亞歷山大費多羅夫那爲德意志公爵劉得維格之第四女，其母阿里斯爲英皇后維多利亞之幼女。伊於一八七二年六月六日生於德國之達姆士他得城，自幼卽喪母，受撫育於英宮之內，漸爲皇后維多利亞所鍾愛，后以孫女視之。十七歲以公主之資格至俄羅斯，於其長姊李撒維塔家中居住甚久。其姊係聘於亞歷山大三世之弟，王爵謝爾埃亞歷山大維赤。伊常至宮中赴宴，以姿容之妍麗，備受各處之歡迎。

斯時衆皆逆料伊將來必爲太子之未婚婦，不意伊於正式議婚之前，竟突返鄉梓。豈有所不愜於懷耶？越五載，太子向伊議婚之時，伊頗躊躇不決，蓋伊苟出嫁太子，必須改其信仰而奉俄之東正教，此伊所不快於衷者也。一

八九四年夏，俄宮乃遣使至德之達姆士他得城，舉行聘禮。厥後聘使於英吉利少作勾留，太子旋即返俄。踰數月後，皇帝亞歷山大三世駕崩於克雷姆，公主亦前往奔喪，伊復隨皇族伴皇帝之靈柩至聖彼得堡城中。

十一月某日黎明，皇帝靈柩自尼古拉司基車站運往彼得波天羅教堂。人民觀者如堵，接踵聯襟，擁擠道上，踐踏街衢上溶化之雪及泥濘。至旌旗儀仗經過之時，即聞婦人等於羣衆之中指青年之皇后盛然交語曰：『伊隨靈柩而至頗不祥，吾輩必蒙其難。』十一月二十六日，即皇帝亞歷山大三世駕崩一月許，即於此新喪期內舉行大婚禮。翌年后生女，即大公主倭立格是也。

一八九六年五月十四日少帝及新后行加冕禮於莫斯科。自東方來祝賀之鄉人，夜間羣集於霍登之曠野，於此處頒給賞品，因秩序雜亂，遂大起紛擾，以致兩千餘人均被擁擠及踐踏於溝渠之中。至清晨，帝與后行抵霍登田

野時，尙未悉此巨大之災難也。厥後返都，始略知曉此事。

雖然，皇后此後之境遇頗形艱連。伊以皇后之身分，日與奸僞凶狡之徒共處朝庭之上。伊於達姆士他得城習慣平淡之生活，長復於英廷習見嚴肅之禮儀，備受優渥之待遇，此次驟膺皇后之尊，亟於求治，而賦性怯懦，不足負此重任。久之，以累受各方冷淡之待遇，亦心灰意冷，態度索然。遇與羣臣交換意見之時，亟欲覓誠懇之輔助及善良之表現而不可得，所見者皆宮廷間之禮貌浮文而已。

皇后爲人，樸而少文。若見他人對己意見有所不懌，則垂首沉思不已。其天生之傲骨，自此頓受打擊，遇典禮及宴會，漸不見皇后之足跡矣。繼倭立格之後復生三女，頗康健；其父母親之倍極歡娛。迨一九〇四年八月十二日。日俄戰爭正烈之時，皇后復產生太子，后之歡愉，非可言喻。嗟乎！

歡筵未終，惡耗遽至，暫時之娛樂不可再得，彌天之巨禍相繼而來。是年冬宮前之殺戮【註】及日俄戰爭之敗北，茫茫慘劫，恐皇族沒齒不忘也。際此危難之秋，差可慰人意者，卽后日得與其愛子晤對而已。未幾，太子之症發現後，皇后之生活遂陷入窘境。后素知此症之危險，其叔弟及姪皆死於是症。今所最鍾愛之童子亦罹是症，廣聘醫學家外科醫生等，卒無效果。后乃日夜祈禱，冀或邀天之佑，得其庇護而已。宮中生活日趨嚴肅，免除佳節祝賀，節省若干支出。皇室中亦漸屏除侍衛官宦，爲孤獨之生活。越數月，太子略痊可，復從事於娛樂遊戲。后每見太子粉紅之腮，聞其歡娛之笑聲及嬉戲，則胸襟快慰無量，常自語曰：『上帝聞我之祈禱，而憐我無告也。』後童子舊症復作，呻吟衾中，將不可救藥，雖誦讀極虔誠之禱文，亦不得上帝之援助，最後之希望已絕。皇后中懷愴惻，零涕不已。

斯時有西伯利亞之鄉人，名拉司普金者來見皇后，語后云：『信我之祈禱，信我之調治，汝子必愈。』后聆此語，不啻溺者違得他人救援。伊平日常謂援俄羅斯者必出自平民，此次以爲其子之命運即繫此人之身。拉司普金亦洞悉后之隱衷，以爲藉此可以乘機進取，運用魔術以圖富貴。拉司普金常以僧人爲假託，斯時僧人於東正教之勢力頗爲雄厚。后既信仰東正教，故拉司普金亦漸見寵信；宮廷之間，頗有醜聲。

【註】日俄戰爭時，人民赴宮前請願，慘遭殺戮，死者極衆。

## 第五章 佞人拉司普金之歷史

距託波里司克城約百五十里之遙，託泊拉河谷之間有村曰波克羅司基，拉司普金卽生於此。其父耶非姆業耕耘，其子格立郭里務農於西伯利亞原

野；因佃種之條件甚爲酷苛，不得已而另覓謀生之道，以資糊口。於是格立郭里棄耕耘而挺身爲盜，側身綠林之間，搶劫行旅，故他人錫以綽號曰拉司普金，此卽拉司普特尼克（浪子之義）之音轉，後遂以此爲姓氏。

西伯利亞之村民多飼馬匹，備旅行者之乘用，飼馬者爲旅客盡引導及御者之職。一日，拉司普金御車載一僧人往魏霍士里教堂，途中相與扳談。牧師極訝其天資聰穎，於問答之間，得悉拉司普金性好強暴，力勸其棄惡從善。拉司普金幡然悔悟，於是從牧師居於魏霍士里教堂甚久，並往附近各處視察聖跡。人每見彼日出沒鄉村之間，宣布聖教并授人以經典中之言詞，漸生信仰之心。拉司普金聲譽日廣，謁者盈門。遠道來聘者，不僅自西伯利亞，且有來自西俄者。

一九零五年彼行抵聖彼得堡，與神父及聖教院之主教費若芬相結識。彼

等皆謂拉司普金確有誠懇信仰及謙遜之表現；拉司普金因與此神父之結識，遂漸得與京城之貴族階級相週旋，貴胄人士咸受其愚惑，見拉司普金舉止粗陋，乃以其爲誠樸可喜之道德中人也。未幾，拉司普金深受新信徒之擁戴，漸爲京師貴族廳堂上之密友，並受帝室皇族之接待，若輩於皇后面前對於拉司普金極力贊揚之。厥後拉司普金藉皇后之親信者及費若芬之介紹，果得被聘入宮。

時光迅速，拉司普金以爲其地位已漸穩固，復肆行無忌，惡行漸漸傳播於外。公主等之女傳邱赤瓦女士於宮中開始揭去此奸詭者之假面具，然以彼甚得皇后之寵信，卒歸失敗。女士見已孤立無援，且欲避免重責，乃請求勿令拉司普金登太子及公主等所居之樓上。翌年伊卽棄職而去。

一九一一年反抗力日趨緊迫，拉司普金乃謀隱匿數時，暫避此亂，彼卽



往土耳其之耶魯撒力門城中參禪禮拜。是年秋，彼復返彼得堡，斯時反對之聲浪仍未少息；主教格爾莫干勒令拉司普金不得再現身於宮廷之間。拉司普金幾身遭痛毆，勉強遁出險境，遂馳向其庇護者，卽后之密友魏魯伯夫人，哭訴其冤苦，因之主教遂被遣回寺院矣。神父費若芬之奮力亦徒勞無功，彼以爲自己曾爲此僧人之保證者，因彼之介紹遂引奸佞入於宮闈，彼擬力宣佈拉司普金之惡行，然竟因此致被流徙於達夫里赤省中矣。

拉司普金將二主教屏除於外，更無忌憚。二主教蓄意圖之，然操之過急，竟遭失敗，宮中及內閣皆布拉氏之黨羽。拉司普金專權恣縱，恆招物議，其後市人痛毆之，拉氏始稍知斂迹，然以得帝后之寵倖，尋又故態復萌。此種消息漸由宗教界傳出，社會上及外交界中亦私議紛紛。一九一二年春，御前大臣闊克慈將此情形奏知皇帝，帝以斯時拉司普金之權勢，僅擴張

於宗教界及皇族中，尙未干涉政治，諭旨大臣等，奏議概不之允。未幾皇族赴克雷姆之後，拉司普金卽棄彼得堡而赴西伯利亞，然其寵信猶不減曩昔。

## 第六章

### 皇村內之生活

(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四年冬)

太子之病勢漸占勿藥，但身體康健之恢復，仍須延綿時日耳。皇帝及后恐太子之病復發，仍時時加以防守。吾輩因阿列克謝之疾未瘳，故居留於克雷姆較昔尤久，於十二月間，吾輩始往皇村，卽於此處度此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之隆冬。彼處之生活頗尙脫略。凡一切侍從之官員，除值日宮廷之護衛長官以外，皆不寓居於宮內，卽皇族用膳之時亦於一處，節省異常，不尙奢靡。

課業於九時開始，於十一時半終結，時近午時，吾輩則乘馬車或乘汽車

出外遨遊。於下午一時午飯以前復繼續課讀。午膳之後，吾輩恆於新鮮空氣之中散步二小時之久。公主等及皇帝暇時亦常蒞此。阿列克謝與其姊等共同遊戲，玩耍於小湖岸旁之雪山上，太子最喜與其驢溫克遊玩，常駕之於小車之上，並攜其犬卓依，此係一西班牙種之小犬，深棕色之毛皮，脛足短小，且其長耳幾垂及地。溫克乃一馴順而可喜之牲畜也。曩昔爲阿列克謝購驢之時，曾逼往彼得堡之販賣驢馬等處，皆徒勞往返，未能獲得；厥後祇有赤尼滋馬戲院允出讓一頭不能習技之老驢。溫克得身入宮中，似甚知趣，且彼常以其素日諳習之巧技貢獻，甚愜吾輩之心懷也。彼有絕巧之術取空囊袋，以尋其喜食之物品。彼見有彈力之皮球則極爲注意，彼將球置於口中，閉一目而咀嚼之。此二牲畜阿列克謝極重視之，因除此以外無他種娛樂品也。水手節列九闊之二子，平日常與阿列克謝共同遊戲，然甚幼稚，且未受若何之

教育。星期及令節之日，太子之堂兄弟等亦或來此，然來時甚鮮。幸平日其姊等甚喜與太子嬉戲，差可慰耳。

午飯後，吾輩遊玩之際，帝常繞園圍徒步閒遊，身後只一女伴隨，有時亦與吾等聯袂而行。厥後吾等藉彼之援助，以數星期之時光，得建成一雪樓。至四時，吾輩歸家，并繼續上課，直至晚膳時乃止。阿列克謝七時晚餐，而皇族則於九時。余輩遂以課讀之生活將此一日度過矣。

阿列克謝於皇族中爲重要之分子，其姊等皆敬彼如神，父母視之極爲歡娛。值彼身體康健時，則宮中生氣勃勃，儼若陽光照耀，使世上萬物有欣欣向榮之意。彼具有極聰穎之本領，苟非罹此重病，其發展實不可限量也。彼每次患病皆需一星期之久，調養亦需月餘。自血液外注之後，常至血虧，使太子失去起坐自由之能力，故此時悉得暫作休憩，不可課讀。太子之天資雖

甚明敏，然於學業上已大受損失矣。

至公主等姿態極爲鮮豔，體質亦甚健康。兩雙姊妹，性質雖殊，而情誼甚密，彼此之間極爲融洽。伊等以己名之前一字母聚於一處，以成聚合之名曰，『倭達瑪阿 OTMA』。伊等於餽贈或寄發信牘之時，即用此公共之署名。此數女童自幼天姓直爽而歡娛，然伊等至妙齡之年，竟遭極兇暴之境遇，爲命運之犧牲矣。

長女倭立格天資極爲敏捷，性質獨立不倚，活潑而饒有興趣。初余教授伊時尙稍覺困難，厥後則漸形易易。伊之心機敏捷過人，且善對於己之所學者表示特殊之見解。余尙能憶及一次授文法之新功課時，余講解助動詞之意義。伊忽未待講畢即起立言曰：『是矣，余甚解斯義，所謂助動詞者即動詞之僕從也。貧苦之助動詞祇得自己爲己身服役也。』伊復喜於課餘之暇讀

書。至年齡稍長之時，余每次與以各種書籍，令伊誦讀，因戒慎之故，擇出費解及無益之原文，而於篇末或章首記以標示，此可放過不讀，其內容余則簡略陳述之。

達齊雅之性質極爲敦謹，且極鎮靜，其意志之誠樸則稍遜其姊，但甚活潑；伊並無若何特殊之天資，然具有一種平允之性質。伊之姿首亦甚佳麗，但無如其姊之妍媚。皇后較偏愛達齊雅。伊姊妹等咸敬戴其母，然達齊雅於其母前趨奉尤勤，從不使之失歡。以是達齊雅既有美麗之姿首及嬌柔之性質，宜乎於家庭中較其姊爲優勝。伊等年齡之差只爲一歲半，于是人皆呼伊等爲長姊，而呼瑪麗雅及阿那她西亞爲幼妹也。

瑪麗雅爲美麗之女童，體態豐碩，格外鮮豔，灰色之雙睛靈敏異常。伊於交接時，具有誠樸之心懷，恬然自適之態度見於顏表。至阿那她西亞則反

是，乃一滑稽而詭譎之女童。伊善於談諧，故難與其鋒利之口齒相抗辯也。伊具有一般童子等天賦之懶惰性，然其法文口音甚佳，且伊以其真實之天才曾扮演戲劇數幕。伊終日歡娛，於衆人間善於談笑，故侍從官員等多有呼之爲『日光』者，其見喜於衆人也可知矣。

此四女子所獨具之優點，實難於描摹。伊等極端平澹，自然，誠樸及慈善之心懷，實出自天賦。伊等對於其母極爲尊崇。厥後四女乃互相商榷，規定每人輪流一次于晝間侍奉母前，傍伊消遣，伊身體違和之時，則頃刻不離左右，以盡侍奉之責。伊等與帝之關係亦甚親暱，然受事實上及情形上之拘束，對皇帝之態度不能不稍有變更，因彼爲帝王之尊，當具尊崇之身分而受敬仰者也。

公主等除倭立格之外，皆爲碌碌平常之學生。因后不願聘法蘭西之女人

充作教師之故，結果則公主等雖習法文，關懷法文，而終不能作法文之談話。阿列克謝患病亦使皇后精力耗竭。當阿列克謝病劇時，后勞碌過甚，輾轉床褥之間，竟達數月之久。公主倭立格亦未能副余之所望。伊之環境關係，不能助其學業之發展，良可惋惜也。

## 第七章 拉司普金之權勢

斯時太子病勢加劇，皇族之中驚恐異常，拉司普金之聲望亦藉此日漸增長。余對於拉司普金之爲人頗爲注意。然童子輩對拉司普金向余絕不談一語，且我每談及拉司普金，彼等輒亂以他語，余以爲彼等必受其母之訓示而如此也。蓋后恐余爲外國人，且非東正教之信徒，對於伊及其家族之信仰必不表示贊同也，皇后強使其女等緘口不語，使余不識拉司普金之爲人焉。然



拉氏於太子之生活上亦無若何之勢力，醫生夫拉基米爾常告余，謂太子對於拉司普金之感情，亦不甚親密。自邱赤瓦女士起而反抗之後，拉氏始稍知歛迹，未敢再入公主等之閨闈，卽至太子房內之時亦甚稀罕，彼蓋恐與余相遇，因余於宮內所居之室與太子之室相毗連也。余與太子相聚時甚多，故彼等每有會晤不能不爲余所知悉。童子等僅於其父母之處得與拉氏相逢，然此時彼至宮中拜謁亦爲時甚鮮。數月之久，拉司普金未得被邀入宮，僅魏魯伯夫人時常邀過其家耳。魏魯伯夫人爲皇后與拉司普金二人之居間者，伊常爲彼等傳達音問。魏魯伯夫人與皇室之交際甚密，幾無一日不與后相見。魏魯伯夫人出嫁甚早；其夫爲無賴，終日醉飲醺醺，結婚之初，卽見惡於其妻。魏魯伯夫人自與其夫分離後，遂於宗教中稍尋靜養慰娛，並求后爲之對應，而皇后鑒於己身所受之痛苦，故對於他人之痛苦亦抱同感。后對此身遭坎坷

之青年婦人甚爲關懷，魏魯伯夫人亦以好感報之，故兩人情誼纏綿不離。魏魯伯之性質易於感動且近陰私，故向皇后極力獻勤，因伊無機變之能力及意思之不足，遂至發生危險，后亦漸爲伊所迷眩，魏魯伯夫人既無分辨利害之明，僅一意願爲皇室謀利益，凡事皆勉力規勸皇后，並使之順從己之預告，俾經伊之順從以平宮廷中之議論。雖然，於事實上無良者恆欲利用之以達其陰謀，伊則只爲若輩手中馴順而庸愚之機械而已。伊並無詭智之謀以爲應付，亦無遠識定見，且無能力以脫利用者之愚弄。因伊胸無主見，以致完全聽從拉司普金之指揮，而於宮廷間反爲彼之強有力之後援焉。

余自寓宮中以來，與拉司普金會面之時甚鮮。一日，余甫外出，卽遇彼於外廳內，值彼脫解外衣，余觀之甚悉。此人身軀高昂，形容瘠瘦，具有靈敏而灰藍色之雙睛，陷於皺鎖眉尖之下；髮甚長，鬚鬢亦美。是日彼所服者

爲藍灰色綠綢小衫，繫以縵帶，黑色之肥褲與高靴。此次相逢在余之心中頗生一種不明瞭之惶恐，吾等目光對注之時，片刻間即感余此時立於亂臣賊子之面前也。

越數月後，余甚喜吾生徒之課業甚有進步。彼對余感情頗篤，且勉力以報余對彼之誠信。所幸者太子冬季安然無恙，從未如於克雷姆時之患病，余則深悉此僅爲暫時之痊愈也。余見阿列克謝頗有端正黽勉之精神，以克制其致病之因由及浮躁之稟質，則思及此外宜另聘助教一人，俾其人於平時漸使童子歸就自己之範圍，而陶冶其性情，然衆人與余之志願多有抵觸，殆因余對侍奉者之諂諛及官宦之趨奉，常加以訾議之故也。

余見阿列克謝之真實純樸，反抗非理之奉承，不禁甚爲驚奇。余尙憶及俄羅斯中央各省之農民代表音京，攜禮品進謁太子。鄉民代表團三人循水手

節列九闕之暗示，皆長跪於太子之前，並將貢品呈獻。太子觀此，張惶失色，面呈丹赤。余乃詢太子見若輩長跪面前有無樂趣。彼答曰：『噫！何樂趣之有！但節列九闕謂彼等例宜如此耳。』余云：『此則荒謬之甚。皇帝尚不欲他人跪彼之前，君何不令節列九闕止之耶？』余不知此，故未告之也。』至余與節列九闕交涉之後，童子驟然如釋重負，始甚歡悅。

## 第八章 羅馬尼亞之行，法總統來俄，對德宣戰

一九一四年春，皇族仍如往歲居於克雷姆。四月十三日抵里瓦齊亞城，是日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吾輩於日色閃灼之中，岸堤佈滿日光，山巖下半露之鄉村及白色之寺宇皆灼目動人。余輩始拋棄平淡之風景，而復入於優秀旖旎之勝地，此間疑非塵世矣。

春日居於克雷姆，此爲渡過彼得堡綿長之隆冬以後最適宜之休息，並與余輩以莫大之暢爽。因設備安置之故，吾輩遂得有數日之閒暇，吾儕亦卽利用此時光以賞玩此優秀之景緻焉。厥後課業仍繼續如初。余之伴侶彼得君仍如曩昔傍隨吾等。數月以來，阿列克謝之疾大瘥，且身體健康異常，此爲衆人所歡忻者也。

五月八日，皇帝欲使太子寬暢心襟，乃決定乘此清明之日登山遨遊至紅石峯。余與帝，太子，士旦達爾御船之將軍乘汽車前往，節列丸闕則乘馬車。漸沿查伊拉之山巖而升，穿過美麗之松林，雄偉銅色之枝幹直插霄漢。吾輩行抵預定地點，見一大巖石突起於平地，其色赤。是日天氣絕佳，帝仍願繼續遨遊。余輩行於查伊拉山巖，其處有極寬曠之雪地，阿列克謝溜行雪地之中，彼從未有如是之活潑及歡娛也。帝喜溢眉宇，踪隨其子顛跳之後。

帝見其子之健康業已恢復，實爲欣幸無既；然尙懼其病復發，時時禁止其舞蹈。日已垂暮，余輩對此美景殊戀戀不忍遽別。皇帝此游，亦極賞心悅目。蓋帝平日得見其子女之時甚少，宮廷間將父子團聚之愉，無形中限制殆盡。帝以子女之教育完全委之於皇后，暇時始與兒輩相聚一堂，彼見其子女於膝下，心襟爲之洞暢，並無其他之意念，只竭力忘却己爲帝王之尊，使若輩僅認彼爲慈父而已。數星期後，吾輩碌碌如恆，無他異聞足紀。

五月下旬，宮中即傳聞公主倭立格將與羅馬尼亞王子克爾拉訂婚。伊是時僅十八歲半，兩方父母對此婚姻極爲贊同，即當時政治上之情形亦無不脛合。並聞外務大臣薩作諾夫對此問題之進行不遺餘力，然最後之決定，須俟俄皇族赴羅馬尼亞一作謁覲之後，始能着手進行也。

一日於六月初旬余與倭立格同坐，伊於無意中問余曰：

「請明確告我，君其知之，吾輩緣何赴羅馬尼亞？」余張惶失色答曰：「余意帝擬與羅馬尼亞國王行參謁之禮，益欲答彼以前最末次所行之拜謁也。」

「此或爲正式之藉口，然真確之原因……噫，余知君不願聞此，然余深信衆人對於此事之傳聞，諒君知之……」因余點首作允意，伊復曰：

「善矣！若余不樂此，則此事不諧。吾父曾不強令余……且余亦不忍捨俄土而去也。」

「若公主樂之，何妨常來至此。」

「然余總當捨棄祖國，將爲異邦人矣。余旣爲俄人，仍願永爲俄人。」

六月十三日，余輩乘御艦士旦達爾號，於翌日清晨行抵吉士坦丁，此爲黑海間羅馬尼亞之大口岸也，卽於此處舉行歡迎禮。碼頭之上，步軍荷旗奏

樂，彼時炮隊營布置於岸上高處之郊野，鳴歡迎之禮炮，凡各船艦皆高懸纛旗。出迎皇族者為克爾拉老國王，王后耶立薩未他，王族中之王侯及王子等。寒暄既畢，遂同赴聖堂，都那伊河之神父於此處舉行祈禱。是日一時，侍從官宦皆為國務大臣等所邀請，兩皇族之家屬聚餐一處，情形甚為親密。此次筵宴係設於堤旁王后耶立薩未他所建之亭榭內。此為伊所最鍾愛之處所也，且伊每歲於此處居留甚久。伊最喜於長廊上終日聽海浪之聲，此長廊不雷位於天空及波浪之間，此間只海鷗成羣飛來相擾而已。

下午皇族乃邀彼等啜茗於士且達爾艦上，其後復往觀操。晚間仍大設筵宴，彼等皆聚集於美麗之廳堂內。此室宇表面甚為優雅：垣壁及屋頂皆為白石膏所製，滿鑲以小電燈，花卉草木陳列於其中，極幽美可觀。同席與宴者二十四人，皇帝居中，皇后耶立薩未他及公主瑪利亞坐於左右。皇后在帝



之對面，坐於國王克爾拉及王子費金甫之間。倭立格坐於王子克爾拉之旁，並和聲悅色彼此問答不已。至其餘之公主三人勉力掩飾伊等於此間所感之煩惱。伊等時時注目其姊，向余嫣然而笑。宴會既終，國王循例離席致意，帝亦致謝，遂起立入於他室。然此次晚會並未延久，因士旦達爾御船於本日即將離君士坦丁開駛矣。一小時以後，御艦遂放於海面，向倭節斯城進行。至翌日余始得悉此次烟事並未提及，或許擱置於將來無定之時期，而倭立格遂不得免此慘禍矣。

六月十五日晨，余輩行抵倭節斯。皇帝遂往參觀駐防軍隊之操演，此係本地陸軍統領依曼諾夫將軍所貢獻。翌日余輩往克什涅瓦及別薩拉比兩地居留數日，往參觀亞歷山大一世所遺之紀念品，十八日遂返皇村。踰一日，德意志聯邦薩克孫國王往彼處覲見，謝帝任彼為護軍營名譽首長之職。薩克孫

國王來時，皇村宮前曾舉行慶賀。此係宮外唯一之盛典，足以表彰此國王短促時間之蒞臨也。於六月二十三日彼遂與皇族辭別。

厥後吾輩按次返歸彼得郭夫，七月十四日復乘舟至芬蘭灣，少作浮海之遊。御艦亞歷山大號小海輪載吾等自彼得郭夫至於克龍士他得口岸，士且達爾號御艦卽於此處相候也。此際太子升舟時，因顛跳未果，致撞於直達艙室之樓梯下端，初時余並未介意，晚間太子卽病，苦痛加增，病態漸趨於沈篤。

翌日余醒時，已在芬蘭灣水面矣。風景宛然如畫，海水清碧如翠玉，微風蕩漾，美麗之日光映於波紋之上，佈列紅色花岡石之小島，遮滿松柏，其枝幹閃爍於日光之下。近岸一帶，黃沙隱隱如線，遙望林木蔚碧，幾與長天共一色矣。

余下樓往視阿列克謝。是夜甚爲不安，皇后及醫生伯特金皆在其側，然均未能稍免其痛苦也。是日極爲憂鬱，自昨日於侍從官官中卽見有莫大之喧傳。余自陸軍參將某君處，始得悉拉司普金曾受陰謀者之陷害，其生命已處於危險之境矣。十五日以前，彼往西伯利亞，行抵本鄉波克羅司基村莊時，曾被一青年婦人以刀刺傷腹部，傷甚重，幾至於死。是日船上人心洶洶，皆交頭接耳相與偶語，及見與拉司普金之黨派有關係之人蒞至，衆乃寂然。拉司普金旋入醫院，由聖彼得堡派遣醫學專家施以外科手術，頗見功效，越數日卽瘥。

七月十九日余輩復返彼得郭夫，法蘭西總統亦至此。吾等之遨遊遂告終止，俟總統行後，余等當再繼續也。近二日來，阿列克謝之症漸有轉機，惟不能獨立步行，故於下舟時，尙須以臂抱之也。

翌日午後，法總統乘法蘭西號巡洋艦至克龍士他得口岸，皇帝亦於此處相候。彼等同抵聖彼得堡，旁克烈君亦居於大宮之內。晚間復爲總統設盛饌，皇后及官宦中之命婦皆蒞臨。法總統爲尼古拉二世之賓客至四日之久，於此短促之時間內彼曾受若干之優遇。彼與皇帝間之情感極爲融洽也。

皇族邀旁克烈君赴早膳，筵中賓客一人。筵席設於亞歷山大別墅內，並無何種典禮，只爲平常親密之狀態。飯畢，阿列克謝來尋余，並示余以甫由法總統手中得來之繸帶。厥後余等復至園中，少頃帝亦至吾等面前而言曰：「君知之乎，余甫與旁克烈君談及先生。彼稍向阿列克謝敘談，即詢余授彼法文功課者爲誰。彼實爲超羣之人物，知識高尚，出言有章，簡明而不煩；然余知其非外交家。彼所言者直無隱諱：彼爲純潔誠樸，以篤信從事之君子也。」

七月二十三日皇族在法蘭西號巡洋艦祖餞以後，法總統遂離克龍士他得口岸，往瑞京斯託霍里姆進發矣。翌日余等始知奧大利已向塞爾維亞下動員令，不勝驚訝之至。午餐後余與皇帝遇於園中，彼之形色頗極焦思，然尙未呈志忑不靜之態也。

七月二十五日皇村內召集特別國務會議，由皇帝主席，結果則遵守正大堅決之協同政策。報紙均極力批評奧大利之舉動。厥後輿論之論調更形險惡，皆歸咎於奧大利有蹂躪塞爾維亞之意。俄羅斯不應任此斯拉夫種族之小部分消滅殆盡，復不應容德奧之權勢澎湃於巴爾幹半島，因國家之體面攸關也。

當此外交吃緊之際，各機關勞碌異常。電報乃常自亞歷山大別墅發至西伯利亞，卽拉司普金調治創傷漸告痊愈之地也。所有電報內容概皆相似，大

意者曰：「朕甚恐戰事發生，君以為戰事究竟能否實現。望多為吾等祈禱。告吾等以良策。」拉司普金則答稱，如不欲全國發生難端，切宜避此種戰事。此種諫導甚愜於皇帝之本懷，與其酷愛和平之宗旨誠相脗合。然德意志之侵略主義及其違反信義之暴行，着着見逼，遂使俄皇不得不毅然出於一戰。

俄政府雖籌有保守安全之計畫，對彼得堡與維也納之間直接調停，然皆無効，七月二十九日余等遂悉奧大利全國已下動員令。翌日即得有新消息，謂於別洛哥拉城已開始總攻擊矣；越一日俄羅斯亦令陸軍出發。是日夕，駐彼得堡德意志大使樸塔列夫公爵即致覺書於俄御前大臣薩慈諾夫，謂德政府限十二小時使俄羅斯停止出師，否則德意志亦頒布動員令。

覺書內予俄政府之期限至星期六八月一日正午為止。但樸塔列夫公爵僅

於晚間始至外務部，入見薩慈諾夫。彼則將德意志對俄宣戰之宣言書正式交付。此時爲七時十分鐘。不可挽回之事件遂發端矣。

## 第九章 戰爭開始時之皇族情況，莫斯科之行

(一九一四年八月)

俄德國交決裂已後，帝后及其子女等皆至亞歷山大宮中之小教堂內舉行晚禱式。余於數小時之前，得遇皇帝，見其神色惶悴，甚爲驚訝：皇帝面容黯淡，因勞苦之結果，目下突生肉峯，隆隆高起。帝於教堂之中虔誠祈禱，冀邀天祐，得免戰禍。傍其側者爲皇后，面色蒼白，若重有憂者。是夕后亦以熱烈之虔誠祈禱。禱畢，皇族等遂赴亞歷山大別墅。

是夕約八時，皇帝於晚膳之前，卽至辦公室檢閱文書，於薩慈諾夫之奏

摺中，得悉德意志宣戰之情形。皇帝與其大臣少談數語，並令其大臣於公餘之暇，卽至亞歷山大宮。是時皇后及公主等尙於飯廳中相候也。后久不見帝蒞臨甚爲懸念，遂使達齊雅往覓其父。少頃，皇帝始至，謂戰爭已宣布矣。皇后聆此消息，痛哭不已。公主等觀其母之悲傷，亦各潸然下淚。『註』是晚十時，薩慈諾夫抵亞歷山大別墅，與帝相聚不久，而是日英吉利大使布查南君亦入宮覲見。翌日午飯之後，皇帝應赴冬宮出席會議，遵守先皇之成例於會議中頒布敕令於全國人民，對德宣戰。余見彼於將行之前走向太子接吻，阿列克謝病後新愈，體尙未健，不能伴其父母至聖彼得堡，故帝中懷悵悵，不愜於懷也。皇帝之憂容較昨尤劇，兩目頓呈急躁之態。彼遂告余以適纔所得之消息，謂德人並未向法宣戰，已將法之海關包圍矣。

是後余對於時事，每有所聞，輒筆誌之。謹將日記中所錄者略爲陳述於



下。

八月三日星期一。本日清晨皇帝往看阿列克謝。昨日敕詔發出後，人民皆表現極嚴肅之態度。皇帝入冬宮時，衆多人民集於平原，屈膝而跪，高唱俄羅斯之國歌。觀人民熱烈之態度，足以表示此次宣戰實爲民族之戰爭。余憶昨日皇帝曾誓言，謂不遂盡德人，決不媾和。彼詳釋此戰爭曰：『此爲最後之奮鬥，亦爲生存之奮鬥。』是日午後，后與余叙談甚久。談時悲憤之狀見於言表。

八月四日星期二。德意志對法正式宣戰，復聞瑞士亦動調自己之軍隊。余遂赴法使館探詢關於出境之方法。

八月五日星期三。余遇后於苑中，后欣然告余，謂德人侵犯比利時之中立，英吉利亦怒而加入聯盟，義大利已決守中立態度。吾輩得外交上之勝

利，此後再繼之以武力，復有英吉利之援助，庶可早日收束也。夜間余復與皇后敘談良久。后不允余歸瑞士，伊云：「此恐無濟，君任何時恐均不能出境，道路皆被拆毀矣。」余乃向伊解釋謂法大使館與瑞士公使館協同辦理，且吾等共同取道達爾達涅拉進發。伊云：「惜君有相當之機會得至祖國，然於歐戰終結以前，君終不能返此矣。瑞士既不加入戰團，則君於彼處亦將無所事事。」此際夫拉基米邇逕入，手中持昨日之報章，謂德人復侵犯瑞士之中立矣。皇后嘆曰：「噫，此實荒謬之甚，德之亡不遠矣！」

皇后此時知余已不再留，僅談及余父母與余久未通信而已。伊復云：「余亦久未得吾弟之音信。彼在何處？比利時歟抑法蘭西軍伍中歟？皆不得而知。余每憶及，輒爲戰慄，或德皇威廉恨余，故意驅之與俄軍作戰，因德皇威廉最憤出此卑污之行也。嘻：戰爭可危：天乎，生靈塗炭，奈何奈何！」

德意志之命運將如何？德國破亡之禍，將不可免！此皆德皇之罪惡與其倨傲及無厭之貪權之結果也。彼國人民何罪於德意志；於襁褓初年余即見達姆士他得城爲良好之福地，且彼處吾之戚友甚衆。自余末次於德意志居留時，此地情景迥殊，似非余所識之境，且以後更不知有若何之變動也，彼處所留者僅爲昔日在余思想及感覺中所有之父老而已。普魯士與德意志以莫大之禍害，欺弄德意志之人民，使彼等天良良善之本質發生忌恨報復之懷。戰鬪極爲可懼，且於人類之前途生有危殆之損害也。」

八月六日星期四。本日清晨余即赴城市，始悉破壞瑞士中立之消息正確，且經過達爾達涅拉，亦屬事勢上所不能。吾等之行期遂告停頓，亦不審何日可以首途，此渺茫難測之將來頗令余焦思不置也。

八月九日星期日。是日皇帝復與余作竟夕之談，告余昨日國會開會情

形。謂國會果斷之毅力及愛國之熱誠，頗與彼以莫大之歡娛。彼復云：「國會之地位極為高尚，亦足為民意之表現，因人民皆覺德意志加彼等以凌辱也。余今以十分之確信以覘將來；至余個人當盡己之精力，俾脫免戰爭。凡不辱國體及不拂民意者余均可讓步，此種大驚慌為余平生所未歷。余相信在今日俄羅斯之狀況與一八一二年俄法戰爭之時無以少異。」

八月十四日星期五。俄陸軍總司令尼古拉大公（係尼古拉一世之幼弟，自宣戰後即被任命為俄陸軍總司令之職）前往戰線。皇族應於八月十七日赴莫斯科，皇帝於彼處為己身及人民祈禱，冀於危難之秋得邀天佑也。

八月十七日星期一。皇帝至莫斯科，此為最大之盛舉。於車站上與迎送者少作周旋後，即乘車魚貫而行，直至聖堂。人民觀望者充塞路途，市衢盈溢，商店宅第之屋頂及門戶之間，皆萬頭攢視。此際各教堂之鐘聲亦孿孿不

絕，復於人羣之中聞有嚴肅之聖教詩歌，頗足表出人民之熱誠。歌曰：

『上帝，其佑吾主乎，東正教中之人主。汝之強盛足爲吾等榮，復足使敵人餒，上帝，其佑吾主乎。』

教堂門戶洞開，明燭輝煌，照於神像之前，神父等皆著聖教禮服兩手持聖經相與祈禱。詩歌忽斷忽續，若嚴肅之禱文。迨行進聖母堂，皇帝降車，循例登樓，參觀聖母靈像。未幾出樓，行未數武即佇立環顧衆人，靜聽若輩之言論。既又轉過鐘樓，乘車赴克列姆教堂。

是日晚間，阿列克謝復患足痛。明日皇族赴聖堂時，太子能否行走，或需人扶抱，尙未可知。帝后均懷喪異常。每次行典禮時太子皆未能蒞臨，頗啓人民疑慮之懷，此乖蹇之命運蓋亦應時而至矣。

八月十八日星期二。是日清晨，阿列克謝儼甚，業已不能行動。太子意

中甚爲失望，然帝后仍決意令其親臨典禮，令一御前侍從懷抱之。斯時其父母中懷尤痛，蓋彼等惴惴然懼人民心存斯念，以爲承祧之太子爲病夫也。至十一時皇帝陞樓，羣民擁擠於曠場之上，高聲歡呼。旋復與皇后徐徐而降，並往前行，侍從官員隨其身後，直至烏司片斯基教堂與俄宮相聯接之行橋，遂入聖堂。凡基輔，聖彼得堡及莫斯科之主教皆早蒞於此。

祈禱既畢，皇族復接次行至東正教皇之靈柩前行跪拜禮。此後復至楚多夫教堂，奠祭於教皇阿列克謝墳墓之上。迨皇族入宮甚久，羣民仍鵠立於曠場，冀得復瞻聖容。數時之後，吾輩出宮，見數百鄉民猶佇候其間。

八月二十日星期四。人民之熱烈日增一日，莫斯科之人民似甚喜帝之蒞臨，且願彼於此處多留數時也。余輩同阿列克謝每日乘汽車出遊，常駛至麻雀山，由彼處至莫斯科平原，遂復返皇城。當一八一二年九月十四日拿破崙

未侵入莫斯科之先，即從此地窺探形勢。此處風景頗爲壯麗：山麓之下有修道院，垣牆高壘，戰臺十六座。稍遠卽有聖教之城郭，內有教堂四百五十處；宮苑園囿，金色之球頂及特殊美麗之屋頂，煥然可觀。

是日清晨，余輩遊畢返歸時，經過一狹隘之街衢，因人煙稠密之故，司機者不得已乃停駛於街前。而由四郊入城購物或欲瞻望聖容之平民及鄉農，於彼處聚集甚夥。忽聞高聲喧呼：『太子！太子！』衆人遂將吾等環繞數匝，吾臂乃被困於核心，似囚俘然。若輩喊叫，時揚臂相與爭吵，冀得近觀太子。婦孺等更較驍勇，直近車旁，以手探入門內觸太子身，卽得意高呼曰：『余已得之，余已撫摸太子之身矣！』

阿列克謝見衆勢洶洶，甚爲驚懼，遂奔入汽車深處隱匿。其時阿列克謝面容青白，神色張皇。人民對彼如此之孟浪，彼從來所未經見者也。少頃，

若輩皆笑容可掬，太子始漸就安帖，惟尙羞怯萬狀，不知己將何言何爲也。此際余亦甚驚慌，深恐在此人羣之中發生意外事故。此時有警察二人趕至，喘吁不已，噉噉喧嘩之聲盈於耳鼓，衆乃徐徐散去。余令第二輛車中之水手節列九闊前行引導，吾輩始得坦然歸返。

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五。皇族於返皇村之前，擬先往瞻仰特羅斯基修道院，此爲俄國聖教中最著名之勝地。余輩乘火車至謝爾垓小站，自此復乘馬車直至修道院。皇族行至創造道院神主謝爾垓之靈骸前行跪拜禮。此後帝后與其子女皆至教堂內祈禱。然時光轉瞬即逝，余輩遂不能往參觀格西滿之山巖，此山巖距道院不遠，按諸俄羅斯之習俗，凡真實之隱士修道者皆於此處，居於幽閉之室中，圍以牆垣。彼等終身齋戒祈禱於此，完全脫離塵世之外，取食物則自窗孔之中，僅此尙爲與人間交際之一瞥也。



皇族辭別道院主持出教堂，衆僧人送出門外，車輛卽於此處守候也。

【註】此情形爲翌日公主阿那他西亞告余者。

## 第十章 戰爭開始之前六月

八月二十二日余輩返皇村，皇帝於此處曾作數日之休息。厥後因重要事件之取決，乃不得不親至京師。當戰爭開始之時，皇帝以一身肩重大之任，從未有絲毫明敏決斷之精神，似其一身與俄軍勝敗無甚關係，臨事趨趨，躊躇而不敢進，帝之怯懦，殆天性然也。

然此次忽毅然主戰，一變其平日之態度，前後判若兩人；自一方面觀察之，蓋帝深信此事之合於公理，且七月間所發生之事端足使彼澈底明瞭德人之謊詐，知彼不得不作此犧牲也。自他方面觀之，前此之猶豫，殆亦從未與

人民接近，未悉民衆對帝室感想若何之故。自莫斯科之行，乃知戰爭之責任重大，人民對於己之決然宣戰，亦甚表尊重之意。俄羅斯之威信，於外人目中益形增高矣。人民之熱烈爲空前所未有，在俄帝之意，全國將爲其後援，則戰爭終結以前，凡政治上之齟齬皆可熄滅，殆亦意中事耳。

皇帝由莫斯科返變數日之後，東普魯士俄軍失利，帝毫不爲動。帝深悉此次敗北之原因實爲兵力不足；薩索諾夫將軍之軍隊未能侵入德境以分敵人之勢力，而使西部戰線危急稍緩，亦其一端。越數星期，俄軍於瑪爾那大獲全勝。前次敗北之結果，統軍固咎有應得，然其損失亦至微，此爲戰爭開始時常見之事也。

俄帝至此仍保持其毅力及決心。當戰爭之始，不願及有權勢者之反抗，毅然頒令禁止製造及販賣酒品。此於財政問題上頗有損失；自此諭令施行以

後，財政即感拮据，此爲從來未有之現象。然皇帝對此，毫未介意。

九月三日帝親赴軍區閱操，事畢返皇村。自此以後，帝常至陣地，參觀陸軍之陣勢，軍醫院，輜重及一切關於戰事之種種軍情。皇后於戰爭之初，注意調治傷兵，且決定令公主倭立格及達齊雅共伊襄理此事。伊等三人赴臨時醫院，每日於營中費數小時之久，親臨撫視傷兵。皇后及帝復與其長女等常往參觀東部各城及俄羅斯中央之紅十字會。循皇后之請求建設多數之軍醫院，並組織衛生團，衛生團者，專備距離較遠之後隊傷兵而設者也。

厥後俄羅斯各地城鎮之官吏，曾舉行會議於莫斯科，藉使國家之軍力更爲充實。此會議既受強幹精銳者之指揮，不久即成強有力之機關，握有莫大之統轄權，而與政府以極大之襄助，此亦俄羅斯國內愛國舉動之表現也。

九月間俄軍復失利於東普魯士，復敗於馬祖爾江，此處德軍仍占勝利，

反之於加里西亞之俄軍乃占取連比爾之地，並仍向前進攻，而奧大利之陸軍曾受極大之損失。至下月德人復謀奪取瓦爾沙發，而爲俄軍所襲擊，兩方均死傷極衆。

十二月間帝赴高加索調查南部軍隊。及返歸時，皇后及其子女等遂帝於莫斯科，帝於此處遍往各處參觀軍學校及醫院。新年佳節以後，帝仍常巡閱軍區。此時陸軍已着手預備於三月間舉行總攻擊矣。

是年之冬太子體甚健，課業亦頗有可觀。至春初皇后告余謂伊夫婦二人已決定暫不爲阿列克謝延聘師保。余覺此事頗不愜於懷，因培育太子之重任，仍余一人任之也。余以爲太子每日最少亦宜有數小時遠離宮中，與社會之生活稍相接觸。厥後余輩常乘汽車出外作小旅行，於郊外三十啓羅米突以外之種種風物，漸熟習矣。余輩於午飯之後外出，常休憩野外，觀農人耕耘

工作。阿列克謝最喜與農人扳談，田畔農夫亦坦然相與應答，毫不猜疑。阿列克謝甚喜乘火車，參觀修理道路橋樑等工作。

宮中護衛對吾等之遨遊甚為關懷，因遊玩之路線未能預定，故常脫出保護之路綫以外。此後護衛隊乃更易其監護之方法，每次余輩甫離園囿，即見汽車一乘蹤隨於吾等之後。阿列克謝觀之，輒笑顏可掬。

為太子選覓同年之伴侶實屬困難。醫生夫拉基米耳之子與太子年齡相等。二童子既相識，即結為密友。過星期日佳節及假期，彼等無不相聚一堂。此後彼等逐日晤面，帝又許太子往醫生夫拉基米耳之家。夫拉氏寓宮廷附近之別墅內。午飯之後太子常偕二三人至其家中，藉作消遣焉。

是時因大戰爭之故，吾輩生活亦受莫大之影響，宮廷狀況尤為嚴肅冷靜。帝常不至宮中，后及其長女則從事軍醫之職。皇后此外復往參觀各醫

院，對於醫治傷兵，頗爲極熱烈之援助。當戰爭之始，后體已憊，其健康亦失常矣。

雖然，此次戰爭之結果，令帝后得屏拉司普金而遠之，亦甚可喜，且出人意料之外。九月下旬拉氏創傷大瘡，乃復自西比利亞歸返。然自彼復返之後，官中對彼均不甚注意，彼蒞宮廷時亦甚少。冬間阿列克謝之健康既已恢復，則拉司普金自當失其主要之勢力，無容疑也。

戰爭開始之前六月，並未得有如何之效果，且皆謂將爲延長而殘酷之戰鬥。經此長時間之戰爭，將來不免發生經濟上之窘蹙，足以引起奇災劇亂，此即帝后所恆抱爲隱憂者也。

## 第十一章

### 俄陸軍之退敗， 俄皇親任總帥

去歲之秋，俄軍雖戰勝於加里齊亞，然至一九一五年春，情勢猶轉移不定也。雙方均預謀，再作極猛烈之奮鬥；俄國方面則籌畫計畫，使陸軍戰鬥力達到最高之程度，並保障軍需運輸之充裕。奧大利方面開始進攻，而俄軍遂猛烈迎擊之，不久於戰線之上復佔上鋒。至三月中旬彼等之戰爭尤為顯著。三月十九日彼等佔據波列梅士礮台，所有駐防地及大批軍械均落於俄人手中。此次勝利與國家以極大之歡慰矣。三月二十四日皇帝親臨陣地，頗覺欣悅異常。

四月中旬，俄軍旅進行甚利，越柯爾巴特山嶺，進攻匈牙利山谷；奧大利之陸軍已疲憊殆甚。然此戰績之獲得，曾易以極大之犧牲；況於山間之戰鬥，雖勝軍亦感非常之棘手。故此戰爭之纏延影響於國內甚厲：應用品漸覺昂貴，因運輸之不利，於經濟情況上頓起恐慌。

且德意志對奧軍之潰敗，亦不能淡漠視之，此不過示彼以危急之情狀而已，彼乃奮然預籌種種之計畫。德陸軍之勁旅集中於克拉闊夫之東部，隸於米堪金將軍指揮之下，彼奮力攻擊俄軍之側面，並謀割斷占據柯爾巴特軍隊之根據地。此次進攻係於五月初旬，俄軍於德軍力逼迫之下，不得已乃由加里齊亞西部退至東部。此後為境况所迫，復棄柯爾巴特山峽仍返於平原。軍旅戰鬥均驍勇異常，然彼等之器械及軍需之供給頗感不足也。此後仍敗退不已：六月五日將波列梅士砲臺返還，二十二日連比爾哥亦失守。至月杪凡俄軍占據加里齊亞之全境，今復完全退出。

德意志於此際遂大舉進攻波蘭。雖俄軍死力抵抗，彼等仍進行甚速。危難之時降臨矣：俄軍戰綫因受德奧軍旅之逼迫，頓起紛擾，仍復敗退。國內輿論沸騰：皆欲探悉此屢次潰敗之咎繫於何人，偵察罪魁，要求賠償損失。



皇帝視此情況，焦灼異常。六月二十五日帝即將陸軍部大臣蘇霍立諾夫免去職任——因彼疏忽軍隊之接應，致釀成此重大之事件，實有應得之咎，——並令波立瓦諾夫接視職任。六月二十七日彼召集會議，各大臣皆列席。議決亟應振刷精神，調動舉國之軍備，以力抵敵人。八月一日國會開幕，要求偵察罪魁，懲辦負責者。未幾皇帝即派定『特別偵察委員會』，俾調查國家發生損害之真相。

此時德軍開往波蘭仍繼續前進：八月十五日瓦爾士瓦失守，俄軍退至維斯拉河之右岸，八月十七日闊夫諾亦被占領。俄軍之砲臺相繼失陷，敵人長驅直下，如入無人之境。至月杪波蘭全境皆入於德軍掌握之中矣。

鄉村間甚苦此絡繹不絕之招募及徵收，因勞動者及馬匹之缺乏，耕耘亦廢。城市之內，因交通不利，難民充斥，生活物價日見昂騰。極悲觀之論調

傳以口實，社會輿論如是之不穩，足以顯出極險惡之景况也。

此際俄羅斯已至危難之極端，尼古拉二世遂決定親任陸軍總帥。此事皇后曾提議數月之久。然彼恆拒絕伊之意見，蓋因王爵尼古拉總帥之職係彼親自任命，自不便復免其職守。於戰爭發端之始，彼之初意即欲親自統率軍旅，然因各大臣之力諫，遂告中止。彼對此事恆惋惜不置，至德人占據波蘭復向俄境進攻之時，彼以爲此際仍安居宮內而不挺身以援祖邦，罪有莫加焉。

皇帝於此事決定以前於七月十一日至皇村，居留約二月之久。是月十六日余於此處曾與彼作一度之叙談。於談吐間頗露出彼之激勵之感想。是日皇帝走向阿列克謝及余之前，於圍囿內彼告童子數語，關於行赴戰地之事，其後復轉向余曰：『君其不知，余日處宮廷之間，懊喪實甚。蓋此間呼吸之

空氣，均足以敗喪人之心志。極悲觀之傳聞，極險惡之消息傳揚於社會之上。此間所見者僅詐謀奸誘，日華幸於陰私，然彼處於戰陣之上相與奮鬥，身為祖邦而死於戰陣之上。最要者即一言曰：力謀戰勝。其他可不知，任有如何之犧牲，任有如何之阻礙，此毅力常存。……凡人有荷槍之能者皆宜從事軍旅。至余己身對此事欣幸異常，毫無畏怯之念也。」

皇后乘此時機力為德惠。伊力謀剪除王爵尼古拉，蓋因彼常咨怨皇后，謂伊擅奪皇帝之權勢，彼操縱朝政而謀一己之利益。此外伊復由魏魯伯夫人得來之消息，謂皇村為陰謀集中之處，他人將謀使伊遠離皇帝，囚之於聖敎院中。帝此次加入戰鬥，實欲表示必得勝利之確信，彼以為於危難之秋，不宜顧惜己之生命及其身分。彼復以為彼蒞臨軍旅中，足以復兵士因屢次潰敗所喪失之精神也。

王爵尼古拉於俄羅斯軍事上之威信，雖迭次潰敗，尤甚顯著。於戰爭之初年，彼抱有莫大之決心及毅力。至戰敗之時，即撤彼統率之職，此事實一方面爲彼身負重咎，一方面爲謀詆毀其地位之所致也。初皇帝仍欲留王爵於陣地，然此與前陸軍總帥之身分頗感不便。因此帝乃決定任彼爲駐高加索辦事大臣兼統陸軍，以防守土耳其。

皇帝於將行之前，於皇村內舉行國務會議之時，將彼親任總帥之事宣布於各大臣。列席者聆此消息，頗悒悒不樂，彼等並力諫皇帝打消此意。彼等謂彼爲國家之元首，幾無日不處於宮廷之間，今忽遠離政府數百里之外，如遇有問題急待定奪之時，則頗感莫大之困難也。彼等復請其於此不利之際，勿輕意入軍中，以損其威信及權勢也。然皇帝之意見堅決，頗不少動。厥後侍從官官中亦有數人試諫，請彼打消此決意，然亦未收效果。九月四日晚

間，彼返京師。翌日，卽下令諭知軍士等彼身膺陸軍總帥之職。

國際間著名之報章，對此事之要點極爲重視，並謂其結果與俄軍以莫大之援助，且助以達到最後之勝利也。俄與論界關於隨時更易總帥之事，雖議論紛歧，然對此亦極抱樂觀。皇帝蒞臨兵伍之中，頗提起軍士之驍勇，並振刷其精神也。

噫，去年間拉司普金冷淡之待遇僅臨時者而已，余不禁憂懼之甚。自五月戰敗後，拉司普金之勢力復形增漲。蓋於戰爭開始之際，皇帝及后皆以爲民氣如是之隆盛，至春季進攻時俄軍卽可大獲全勝矣。厥後俄軍潰敗，災患頻生，彼等遂感受不可言喻之愁苦。皇后處此困苦之境，自當向伊彼時以爲非僅爲其子之救護者，且爲上帝所遣來以拯俄土及皇帝之人求其庇佑焉。

於歐戰之前，皇后於政治上權勢甚爲薄弱，且受限制。自戰爭開始數月

之後，情況尙未大變，然自一九一五年春，俄軍潰敗，尤爲皇帝親任陸軍總帥之後，皇后遂漸參與政治之間矣。

后之健康素不安全，自此百役勞其形而感其心，形影均已支離。伊常陷於精神錯亂之境，以致喪失對人及物正當之觀察，伊信仰拉司普金之神聖，即爲此確鑿之證據也。誠然，伊欲援救其世上所最鍾愛之夫及子，伊反爲彼等蓄有**致害之利器**矣。

## 第十二章 太子親臨陣地參觀戰線

(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二月)

九月七日，即於皇帝蒞臨二日之前，王爵尼古拉離去軍區，隨帶推奴克維赤將軍行赴高加索去矣。自尼古拉二世親任總帥數日之後，情形陡然更形

困難。聚集於維利諾西北部之德軍急擊俄軍之戰綫，且德軍馬隊復向後部進攻。九月十八日俄軍大不利，然因擺布適宜及兵士之奮勇，危險始可避去。此為德軍最後之動力，彼等亦處於疲乏之地位矣。至十月初旬俄軍戰勝奧大利，且戰綫亦漸形堅固，並於週圍設備壕壘。此為五月間連續潰敗之終期也。德軍雖勝，並未得偉大之效果。俄軍雖拋棄廣闊疆域，然軍旅於各處會未受敵人之扼制及擒獲也。

十月六日皇帝赴皇村，並決定使阿列克謝偕帝同赴軍區，因帝亟欲示太子以軍情。皇后亦聽從此事，因伊知帝即受深居簡出之害也。伊復知帝因其子之隨侍，應得有若許之慰藉，然伊對於阿列克謝之離別，心中復悲痛欲絕。須知伊傍其子之身側無時或離，此際伊與彼分袂為生平第一遭也。

十月十四日余等行赴馬其列夫，皇后及公主等皆送至車站之上。至余與

皇后辭別之時，后浼余逐日將阿列克謝之起居函告伊知悉。余即應允此後當如是照行，以慰伊懷。

翌日余輩停留於列日茲，於此地皇帝舉行觀操，此爲由戰線撤回而駐紮本地之軍隊。帝自身膺總帥之後，此爲第一次閱操。兵士等對彼同時視爲自己之皇帝復爲元帥也。禮畢，彼行近隊伍之前，與其中數人稍作叙談，動詢彼等已前所加入之戰鬥之情形。阿列克謝隨其父之身後寸步不離，靜聆若輩有趣之陳述。彼隨侍帝之身旁，頗引起兵士等之注目，聞彼等皆交頭接耳對彼之身軀，年齡及姿態談論不已。尤爲彼等所最奇異者，則太子之服色爲平常之軍式，而與童子軍之服裝無以少異。

十月十六日余等行抵馬其列夫，此爲白俄羅斯之小城郭也。帝居於省長公署內，此係建於得尼伯江左岸之岩上者。彼占據第一層之寬敞屋宇二間，



一爲辦公室，一爲臥房，其子亦安置於彼之房內。至余則共侍從官員等同居於地方審判廳之衙署內，此因戰事之殷需，均已讓出矣。

皇帝每日晨八時許赴總司令部，辦公常至下午一時。因此間地勢狹隘之故，余遂乘此時機與阿列克謝授課于辦公室中。早餐則設於署中大廳之上，每日侍從官員及將軍等會聚于此叙談。早膳後，帝將緊急之事趕辦畢，余等遂乘汽車出遊。行至距城遠處，吾輩遂停止于郊外，徒步閒游約一時許。吾輩最鍾愛之地，爲一松林，環繞撒灘諾夫克之小村莊。曩昔一八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俄法之役，兩軍卽相遇於此。可爲此事紀念之鐘樓，高起於河岸之上，以明示昔年俄軍抵禦強敵之地也。遊畢歸返後，帝復從事工作，此時阿列克謝于其父之辦公室內預備翌日之課程。以上所敘述者，足以顯吾輩於軍區平淡而親密之生活矣。

因帝欲與太子同觀軍伍，十月二十四日余輩遂暫行赴陸軍駐紮之地。翌日清晨抵別其柴夫，於此處，西南戰線總司令伊曼諾夫將軍亦與吾輩同行。逾數小時即行抵羅夫諾城。巴魯塞諾夫將軍之司令部，即設于此城內。吾輩即與彼同赴軍隊駐紮地。余等復乘汽車，因距彼處尚有二十啓羅米突之遙，至離城時航空隊護送甚遠。少頃吾輩駛至矣。皇帝攜太子徒步至陣前，兵士等皆行禮致敬。

觀操禮畢，已近深宵。帝聞之於伊曼諾夫將軍，謂于歸途不遠有裹傷處一所，乃決定往彼處少作勾留。余輩行近茂密樹林中，不久即見一舍宇，內有燈火輝煌。皇帝攜太子逕入，走近病者身前加以溫謫之慰問。彼於夜晚突然蒞臨戰綫附近之地，衆人詫異之狀皆現於顏色。阿列克謝屹立於其父之背後，聞此呻吟之聲及見週圍所受之苦痛，甚有感於懷。

余等歸返，升入火車，卽刻南行。翌日，余輩行抵加里西亞。下車後，皇帝復往參觀柴巴車夫將軍之軍旅。禮畢，皇帝背其侍從官員之諫勸，復往參觀距戰綫約五啓羅米突之師團，敵人之砲火足能達到此地也。厥後余輩復乘汽車往參觀距此地二十五啓羅米突列赤司基將軍之軍旅。返時正值夜間，濃霧瀰漫山野，余輩迷失路徑，許久始至車站。二小時以後余等返歸軍區矣。皇帝觀操之後甚愜於懷，因彼初次與其兵士得有接近之機會也。

十月二十七日晚間，余輩行抵馬其列夫，翌日皇后及公主等亦至此。厥後伊等往各省城參觀病院，並於馬其列夫居住三日之久。此後皇族返於皇村，皇帝亦於此地居留數日也。

十一月九日吾輩離皇村，十日至列魏拉，皇帝參觀潛水艇隊。船身皆遮以堅厚之冰鱗，外表甚爲美觀。彼處復有英之潛水艇二艘。彼等曾駛入波羅

的海擊沉德艦甚夥，皇帝遂頒賞與統率此船艦之武官等。

數日後余輩行至齊拉司波里，此爲距倭得撒西北一百米突之小城郭。於此處皇帝舉行校閱柴巴車夫將軍之軍隊。檢閱既畢，皇帝復欲親自檢點兵士喪失之數目。遂諭知各兵團長官，令其兵士凡加入開始之戰爭者舉手。令既下，於數千頭額之上高舉其手者，僅寥寥數人而已。翌日余等前往列尼，此爲都那河上與羅馬尼亞交界不大之城郭。彼處存儲軍需輜重甚多，因此城爲艦隊之根據地也。

至十一月二十六日余輩將波羅的海至黑海之寬闊戰線閱畢，遂返馬其列夫，至十二月十日皇帝復欲往參觀駐紮加里西亞邊界之護軍營。十二月十六日晨將行起程之日，阿列克謝忽患傷風頭暈，因嚏噴過甚之故，以致由鼻中注血。後請醫生費多羅夫診視，然彼亦未能停止注血。雖然如此，余輩仍起

程就道，因於未行之前諸事業已備妥矣。夜間溫度增高，病勢加重。至清晨三時，醫生費多羅夫恐生意外之虞，有負職責，遂請皇帝復返馬其列夫，因彼於彼處易於療治也。

清晨余輩首途歸返，然以太子病勢沉篤，遂決定將彼載歸皇村。皇帝仍赴總司令部停留約二小時之久，遂復與吾輩歸返矣。回往皇村之時尤爲可慮，因病者之精力消磨殆盡，於路上車輛停止數次，俾得更易其血塞。夜間僕從那郭爾擁抱阿列克謝於被衾之中，不敢使其挺臥，恐其昏迷不醒也。然至晨時病徵減輕，且注血亦少。至上午十一時，余輩始行抵皇村。皇后偕公主等現愁悶欲死之狀，守候吾等於車站月臺之上，以極端之戒慎將病者載入宮中。此後於其血管損傷之處施以療治之手術，翌日清晨病勢卽見痊愈矣。帝於此處居留數日，然仍極欲前往。

彼之蒞臨各處，足以引起莫大之熱誠，非僅於營伍之中，即鄉農之間亦復如是。彼等每遇御車駛至時，即由各處馳至，俾得瞻仰皇帝之儀容。彼知其暱勉之行，頗足激起人民及兵士愛國之感想及對彼之戀慕情況，即侍從皇帝之人亦莫不作如是想。然此未必非幻謬焉，須知俄國鄉民歷受專制之餘毒，腦筋中無此高尚知識也。

### 第十三章 俄皇出席國會（一九一六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皇帝復獨往加里西亞，參觀護軍師旅，此係集中於此，預備大舉進攻者。此次阿列克謝未得與偕，頗愜愜不快。帝自此復返至馬其列夫。

至一九一五年之末，俄國軍事上之情況甚佳。陸軍于數月之間，藉國家

充裕之接濟，遂將潰敗時所受之損失完全恢復矣。德人見軍情不利，知對俄人之強硬抵禦，不能純以武力解決之，乃利用宣傳及陰謀竭力挑撥內鬨，使俄國速陷於頹敗之地位。德人視皇帝爲目中釘，欲達到彼輩之目的，則剷除俄皇，實爲彼輩所必需採取之手段也。

帝自身膺總帥，復欲保其威信，決不肯與敵人媾和。而柏林方面已深悉尼古拉二世將爲協約國所信任，因其戰與方酣，雖試與講和終必無效。且知皇帝爲國內各部分最有力之統轄聯絡之人，若傾覆之，則無論何種權力，皆無力制止俄國之分裂及國內無政府之現象。於是德政府即竭力詆毀俄帝，使其威信失墜，並力謀推倒俄皇之策。德人百計煽惑俄國，並多方偵察之，冀藉此可強使皇帝息戰而單獨媾和。帝遂決定制止其陰謀，並宣露其意旨。一月二日帝於薩米里參觀庫羅巴特金將軍之隊伍時，曾與兵士作嚴重之宣言：

「汝等可安心，余必實踐我於戰爭開始時之宣言，不逐盡敵人出境決不媾和。且余講和亦必與協約國取一致之行動，吾輩與彼等非僅條約上之聯絡，且爲誠摯友誼之關係也！」政府爲使皇帝宣言廣爲傳播，遂付刊印散布皇帝宣言於行伍及鄉區之間。

帝仍繼續參觀於陣地，一月二月之間及俄國新年佳節，帝寓於馬其列夫，於二月二十一日即國會第二次會議之前一日，回返皇村。五日之前即傳聞俄軍占領土耳其戰地中央之愛塞魯姆砲臺，此事頗與俄人以滿懷之歡娛，誠爲重大之戰績，此後高加索之軍隊可長驅直下矣。翌日皇帝偕其弟王爵米哈伊洛同至達夫里宮中，是日國會即於此處開幕，此爲第一次人民代表與皇帝相晤於一堂，政治各界對此歷史上之事件亦極注意。

帝至達夫里宮中之時，國會議長羅贊閣君出迎，引帝入議場。帝乃轉向



代表等聲述已得與彼輩共聚一堂，並見彼等於此國家多難之時，協力襄贊，共謀國是，極爲歡喜。語畢，堂上歡呼若雷。帝復參觀宮內廳堂及辦公處既畢，遂返。少頃議長宣告開會，帝當衆演說，其言曰：「朕得與人民攜手，此爲俄帝國無上之幸福，自今以後，國基當更鞏固。今日雖俄國邊疆窵遠之地，人民莫不歡忻，捍衛國家之士卒，亦爭自激發其勇邁無前之氣概矣。」

是日君主，大臣及人民代表之意旨，如出一揆：曰力戰而已。是日晚間帝出席國務會議，旋即赴皇村，復由彼處往馬其列夫。

是時俄軍正大舉進攻，藉以減少德人一部分之軍力。三月十五日開始進攻溫司克及維力諾兩地，且大獲勝利。然俄軍以遇德人猛烈之抵禦，故進行甚緩，此外地勢復不便利。此時天氣乍暖，道塗皆不可通行，人馬踐踏於

泥濘水窪之中。至四月初旬，俄軍進發愈形疲憊，未幾即告停頓矣。

阿列克謝自十二月間罹此重病之後，因血注過甚，身體極爲羸弱，至二月間精力始漸恢復。皇后因得此番教訓，決定令彼暫居於皇村，至溫暖之時再往陣地。此事頗不愜余懷，因余雖黽勉從事，而太子之課業因許久來往於陣地之間，乃大受損失矣。

五月十七日余輩復赴馬其列夫，皇帝在此作長久之居留，曾未一返皇村也。余輩抵此十五日之後，至六月四日，布魯思羅夫將軍之軍隊向加里西亞進發，進行甚速。奧大利戰線因受俄軍之逼迫，遂向連比而哥撤退。俘虜所獲甚重，奧大利之狀況亦甚形危急。此完美之勝利傳至馬其列夫，皇帝聞之喜不自勝。

自吾輩復返馬其列夫之後，平日生活一如往昔。惟余不得與阿列克謝授

課於其父之辦公室內，而於園內之小樹中。至天氣溫暖之時，皇帝即於此處用膳。吾等藉此佳麗之夏日，沿得尼伯江岸作奇妙之遊玩。交通部曾備小輪一艘，以供吾輩之乘用。

皇后及公主等亦常至此少作勾留。伊等寓於己之臥車之中，而與皇帝共餐，且常加入吾輩之遊散。公主等居留馬其列夫，於伊等冷淡之生活中得有莫大之暢爽。伊等於此，較於皇村時間暇過多。馬其列夫之車站，於俄國亦多有如是者，距城甚遠，而建於廣闊之田野中。公主等於暇時即往郊外訪問鄉農及鐵路職員之家屬。因伊等酷愛孩童，故常見公主等於遊散時為孩童等所環繞，且伊等復食之以糖果。

阿列克謝居於馬其列夫，課業進步甚為遲緩，頗足惋惜，且於其身體健康亦甚有影響。以其見聞過於繁雜，使其精神錯亂，而不克攻求有益之課業

也。余曾將此事示意於帝，帝告余謂彼在此間於事實頗有裨益，可掃除其天賦怯懦之性，並使之目覩此驚人之事，俾其終身不忘戰爭之危殆也。然余以吾輩久居障地，殊無益於太子。余之景况至此甚爲困難，且因近年來過於勤勉之故，頗覺疲憊異常，余遂請假數日以資休憩，情余之伴侶比得君代庖。余於七月十四日乃離馬其列夫去矣。

余返皇村爲皇后所邀，與伊叙談甚久。余乃於此時向伊陳述太子久住障地種種之不利。皇后答余云，伊與帝皆與余表示同情。惟彼等以爲暫時犧牲其子之課業以免損及其健康，勝於喪失其於馬其列夫生活中所得之教訓。伊復云：「皇帝因天性之怯懦，其生活上即受莫大之影響，且其行動亦誠然失之固拗，似不稱其人君之身分，以前彼即謂培育其子必不使其有如是之瑕疵也。」余至此始洞悉余之意旨與其父母之成見大相徑庭，且余無力使之更易

也。

叙談既畢，后復留余晚餐，是夕賓客僅余一人。膳後吾輩皆至廊下，斯時爲溫暖而平靜之良夕也。后坐於長椅之上與其二女織綴毛衫，其他二公主則以針縫紉之。翌日余藉此餘暇遂往各處訪謁，旋即返歸馬其列夫。

自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尼古拉二世至國會宣布己之誠摯意見以後，皇帝及人民之間遂發生齟齬。皇帝始終猶疑未准人民代表所請求之憲法上之自由，施行責任內閣制度，彼以爲此尙非其時，且於戰爭猛烈之際遽行變革，頗多危險。非因此有損於專制者之特權，彼懼因此極大之改革足能引起重要之事端也。二月二十二日帝聲言「彼與人民代表相聚一堂，不勝榮幸。」帝復表示其誠懇之意見，請代表等「於此國家多故之時協力襄贊，共謀國是。」復諭彼等忘却政治上之齟齬，僅抱唯一之宗旨：即戰勝及於戰爭終結

以前對彼以信篤也。緣何帝今日不准許人民之請求而與國家以完全自由耶？何不以此取得國會間之信篤乎？此則以帝之惑於左右近習故也。自此以後，攻擊政府之舉倏然而起，種種要求再接再厲，且頰言嘖嘖，形勢日趨險惡。

軍營中所反對者則爲皇后，此事漸漸播揚於各處。拉司普金之入宮廷，卽爲皇室威信損喪之原因，並引起種種譏誚。反對皇后者非攻訐其品行，乃咎其爲德意志之支裔。謂伊爲親德派，足以危及俄邦。詆毀之言甫出，而人民猜忌之心遂起。此卽爲德人陰謀及傳布之結果也。德政府知俄皇室不倒，難以媾和，遂竭力對皇后加以攻訐，謂伊爲德之公主，伊曾密使人接濟德軍以叛俄，此種挑唆頗爲離間之妙策。因之各界人士皆蠢蠢欲動以謀反抗。

皇后受此攻訐，頗爲痛心，蓋伊取得新國籍及移信新宗教，全爲欣忭之自願，伊本意樂爲俄國人，伊之信仰純爲東正教徒之信仰也。

余週旋於皇室之間，得見國家因戰爭所受之影響。國家之困憊及損失致演出人民之惡感。因勞動者之缺乏，以致冬間燃料不供所需，而價值奇昂。食品亦復如此，因之生活程度之昂騰，頗駭人聽聞焉。

八月十一日余復返馬其列夫，阿列克謝見余行至，甚愜於懷。帝對余之待遇亦甚優渥，自此余復勉從事授讀。因比得君常留於此，故阿列克謝之課業亦未失常態也。

斯時南部及中央之戰事漸告停頓。僅於加里西亞俄軍仍繼續逼攻奧軍。奧軍大敗，設無德之勁旅以爲接應，將潰散無餘矣。然俄隊因軍需缺乏，故未敢窮追敵人，以求完全之勝利，祇宜靜待軍需之接濟也。

是年士秋米爾爲代理內閣，百政俱廢。外務大臣薩慈諾夫因避其囂張，率然引去。士秋氏遂擢得此席。衆皆謂彼爲拉司普金之黨羽，且爲親德派，

深恐彼私與德人單獨媾和也。尼古拉二世任此身受猜忌之人爲重臣，受其欺弄而不豁然覺悟，直至不可挽救而後已，悲夫！

## 第十四章 政治之旁午，拉司普金遇害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

斯時政治上之情況日形危難，且漸趨險惡。人民之怨望，雖有嚴重之偵查，仍常發現於報章，亂黨日漸增多矣。此際唯一之問題，即制止拉司普金之權勢。皆以爲彼乃宮廷間之蝥賊，且國家所受之災禍，彼亦與有責，皆歸咎彼之罪惡及放蕩之行，稱彼爲齷齪卑賤之物。謂彼乃聖教中之罪人，曾利用魔術以惑人，而爲致亂之原也。

帝雖不悅拉司普金，然始而容忍之，不欲重傷皇后之心。帝所以不敢屏



除拉司普金者，蓋假使一旦阿列克謝病亡，則阿列克謝之母必視帝為賊其子之生命之人。左右於帝前常力陳拉司普金之惡，冀得屏除之，然帝仍躊躇不決。

十一月七日余輩離皇村，少留於馬其列夫。九日赴齊耶夫，帝於此省視嫜居之太后，共其母及族人等居此二日。彼等竭力向帝指示現狀之危急，並力告帝宜取剛毅之手段以救危局。

十一月十二日余輩返馬其列夫，逾數日秋米爾即被免職，此為大快人心之事。帝乃任特列波夫署理內閣，此為賢哲著名之士，不幸蓄圖之陰謀仍未息也。德人見己之陰謀已釀成紛亂之始，復竭力於各處傳播流言，冀以離間朝廷及人民之情感也。

特列波夫請帝撤內務大臣樸羅託波夫之任，因彼為拉司普金之黨羽，為

人所不齒者。內閣大臣深悉此人仍安於位，彼必不能達到美滿之效果，因一般老成謀國之士皆相率引去。

帝之意旨初時與特列波夫頗表贊同，厥後因皇后之攙阻復處於進退維谷之地位。皇后因信仰拉司普金之故，遂亦信樸羅托波夫之爲人，足以援助俄邦，於是彼即遇此後援。而特列波夫見已無能爲力，遂棄職避去矣。

十二月八日余輩復返皇村。情狀尤形險惡。拉司普金見嫉視己者過衆，乃不敢擅出都門一步。然捍衛拉司普金者，非僅宮中之警衛，即社會革命黨亦莫不如是，蓋彼等深悉彼大有功於若輩也。

皇后左右親近曾多次諫導，冀后得豁然覺悟，然后對拉司普金仍深信不疑，后姊王爵夫人李撒委塔自莫斯科來至皇村，擬於此間居留數日。欲於此危急之時，盡其最後之力以挽勸其妹。王爵夫人長於皇后九歲，愛伊宛如慈

母也。

王爵夫人行抵皇村與皇后叙談時，力勸皇后，冀其悔悟，且加警告，然  
后意仍不爲動，且不願與其姊再談此事。此次會晤仍毫無效果。少頃，王爵  
夫人遂首途返莫斯科，中懷悵悵，嗒喪異常。皇后偕其女等送之至車站。姊  
妹分袂，頗覺悽惻。此後伊等乃無復會逢之期矣。

十二月十八日余輩返馬其列夫，此處景况亦復不佳。布哈列失守之傳聞  
尤使人震搖不寧。羅馬尼亞之狀況頗難維持也。

霹靂一聲，相傳拉司普金死去矣。此正十二月三十日也，余輩於是日返  
皇村。拉司普金死亡之情形於報章錄載甚詳。彼之死係遭暗殺，同謀者爲帝  
之堂兄弟王爵得米特里，王爵尤蘇波夫，國會帝制黨普里克維赤及拉薩列夫  
司基博士。彼被戕於十二月三十日夜間。尤蘇波夫尋獲拉氏，將其置於汽車

中，傍晚載之至家，以手槍擊斃之。棄其屍於涅瓦河中，逾二日始發現。自此以後，皇帝神魂顛倒，若有所失，后中懷苦惱滋甚。后之意以為能救太子之人一旦亡去，禍至無日矣。

## 第十五章 革命軍起，尼古拉二世遜位

(一九一七年三月)

拉司普金之患既除，經此蜩螿紛擾之後，庶可相安無事矣。然猶未也，帝與國會間之衝突日亟。帝以為己方之退讓，毫不足以剷除因戰爭而發生之惡現象，僅足以減弱其權力及促成革命而已。國會方面則認政府為頑懦無力，不足以改革現狀焉。

皇帝處境至難。消極派主張與德媾和者，則視帝為莫大之障礙，以為宜

屏去之而易他人爲君主。積極派則主戰，然戰亦宜屏除皇帝，因帝實爲戰事中之隔閡，欲戰自當先取革命之一途。是時國內及戰地過激宣傳甚厲，急進派乃起而力謀推翻帝制。

帝自馬其列夫返皇村，於一月二月均居留於此。彼覺政治之傾向，日趨於下，但猶未失最後之一線希望也。國家爲戰爭所累，日望和平，若渴之思飲，反抗運動日益蓬勃，然尼古拉二世仍望愛國者於此國家危難之時，制止其危害之行動，以免喪失年來戰爭所得之結果。帝對軍旅，亦甚信任，帝知英法所運輸之軍需品甚爲充裕，故戰鬥頗利，且自信於本年春間即可與協約國聯結共同進攻，而與德人以猛烈之打擊，以拯俄國於急難。預計數月後大功可獲告成矣。

帝以政局正在恐慌狀態之中，故未敢遠離皇村，復熟思之，以爲急宜赴

陣地調遣，不應久滯行程。三月八日星期四，帝始赴馬其列夫。帝甫離京，而勞動界之紛擾突起，工廠罷工，亂事遍於各地。聖彼得堡居民於此隆冬之際，大受損失，因勞工之缺乏，食品及燃料之運輸甚感困難，此現狀已不堪救濟矣。政府於此時未能籌謀計畫以熄此紛擾。內務大臣普羅託波夫因鑒於警察之頹敗，焦躁無策。斯時軍隊均開往戰地，駐聖彼得堡者僅一部分之預備軍，又被挾於革命軍勢力之下，雖有事先之檢查，革命軍已編成營旅矣。叛亂既興，隔三日後，官軍力薄，相繼降服。至三月十三日全城悉陷於革命軍之手中，國會遂着手組織臨時政府焉。

帝在馬其列夫，其始對此不以爲意。直至三月十日阿列克謝將軍及其他侍從官員始陳述此種情況，並力請允許人民之所請求。尼古拉二世仍執迷不悟，堅持不允所請。至三月十二日情勢緊急，彼始悉人民已取嚴厲之手段，

遂決定再返皇村。

三月十二日夜間，御車開離馬其列夫，經二十四小時行抵魏士拉車站時，始知距聖彼得堡南方五十啓羅米突之託司諾車站已被叛軍占領，不能復駛往皇村，只可仍舊返還。帝遂決定往普司闊夫，北部戰綫總司令盧茲司基將軍即駐紮此處。三月十四日晚間抵普司闊夫。

是時盧茲司基將軍已得悉聖彼得堡發生亂事，帝乃令將軍以電話通知羅贊闊云，設國會認為已肯退步，即國家之秩序可復，則已甚願讓步。彼方答曰：『事已遲矣。』國會之答復意將使帝或遜位或率軍進攻京師，二者必擇其一。尼古拉二世處此境况，知不能戰，不得已遂於三月十五日晨令盧茲司基將軍致電國會，謂帝擬遜位其子。

少頃帝召醫生費多羅夫至前，詢之曰：『謝爾該比得維赤，子實告余，

阿列克謝之疾將近不瘳歟？」醫生費多羅夫已領悟帝意，答曰：「陛下，此症實難痊愈。然成年之人患此症者或有時而愈。至阿列克謝之病况，惟俟時而已。」帝愀然垂其首而言曰：「若如此，后曾語余……善矣，既阿列克謝不能有益於國家，如我之所願者，則吾輩自無力顧慮及之也。」

至晚間遂決定行止。是時臨時政府及國會之代表等自聖彼得堡抵此。帝乃將遜位於其弟王爵米哈伊洛亞歷山大維赤之諭詔交付彼等。

皇帝尼古拉二世遜位諭詔之原文：

俄羅斯大皇帝波蘭王芬蘭王諭爾臣民人等知悉曰：年來國步維艱，變亂潮起，昊天不弔，降此罪戾。外患方殷，內訌伺伏，風潮震盪，舉國騷然，危及軍戎，禍何能艾。夫邦家之祉，行伍之榮，端賴奮戰。敵人方餒，我與精練豪勇之師，將偕彼協約之國，一鼓而



摧勁敵。方今之時，朕痛楚亂孔亟，軫念民隱，復徇國會請求之殷，朕遜此帝位，捐此政權。朕一旦遠爾臣民，中懷愴惻，故爾推位於朕弟王爾米哈伊洛，使彼勉承帝業；冀彼與人民羣策羣力，尊此邦家，左提右挈，共濟艱難，同守斯法，不悖誓盟。朕願爾臣民共矢愛國之熱忱，克盡己職，於此國家多難之際，推斯服從君主之懷，而為襄助。庶幾進俄邦於勝利之途，得共企社譽。昊天有靈，其式憑之。及爾人民，毋相尤焉！欽此。

尼古拉

內閣大臣陸軍上將公爵福列得里克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普爾圖夫城

皇帝既被推翻矣。德人已達到其完美之勝利，然猶未也。因國內之志士

或可推戴王爵米哈伊洛亞歷山大維赤爲新君，伊可循其兄遜位詔中所言而爲立憲之君主也。皇帝遜位之第二日，王爵米哈伊洛循臨時政府職員之勸告亦辭却不就，並任國民會議自行解決以後將採用何種政體。是時列寧及其同盟者亦自德來俄，從事過激之運動焉。

王爵米哈伊洛亞歷山大維赤遜位書之原文：

際此風聲鶴唳之秋，人民板蕩之際，帝以艱辛之任，加於我身。余與國民同一懷抱，當以國家幸福爲前提。爾人民於國民大會之上，裁決政體，促成憲章，倘此時爲國民之公意，余始敢膺此高位。余視天之祐，願爾人民服從政府之權力，以俟臨時召集之國民大會，本平等共和之旨，以彰民意，而定政體焉。

米哈伊洛署名。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六日，聖彼得堡。

## 第十六章 俄皇尼古拉二世之被監視

三月十六日尼古拉二世自普司闊夫復返馬其列夫。彼於此處停留直至三月二十一日，仍與曩昔無異，寓居於省長公署內，逐日檢閱阿列克謝將軍之報告。太后瑪利雅費多羅夫那亦自基輔抵此與帝會晤，停留至彼歸返皇村之日始行。

三月二十一日臨時政府及國會派遣之委員抵馬其列夫。彼等委阿列克謝將軍轉達皇帝，謂遵照臨時政府之決議，彼已被監視，彼等奉令載帝回往皇村。委員之車輛遂與御車相聯結，是夕即起程就道。帝於將行之前曾諭告諸兵士，其文曰：

陸軍總帥總司令部第三百七十一號：

今最後再告我篤愛之將士曰：自余遜位以還，乃以主權讓與臨時政府。天其佑之，進俄邦於福利之途，使英勇之師奠祖國於壘卵之際。爾等披甲從戎，於茲二載，血瀝疆場，備經艱辛。哀我將士，值此淪胥，俄邦借協約諸國，共謀進取，大陳兵威，掃蕩敵氛，此其時矣。當今之時，有翼和平者，是爲祖國之叛逆。凡爾軍士，諒同此心。爾後爾等須當克盡已職，禦侮敵愾，以捍衛祖國。須知息解足以危軍戎，牢憶愛國之熱忱，無時或熄於爾心中。服從政府，聽命長官。庶得邀天之祐，得奏凱旋。萬世功勳，彪炳史冊，余亦克償夙願焉。此令。

總司令尼古拉

將軍阿列克謝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馬其列夫

## 第十七章 亞歷山大宮中之革命，俄皇回往皇村

先是三月八日帝決定離皇村前往陣地。帝行時后頗不悅。后見政治情況險惡，甚以爲憂，對太子之身體亦極焦灼。此時阿列克謝果呻吟牀褥之間已數日，且病勢甚劇。三公主因愁苦過甚亦臥病不起，能襄助其母者，只有瑪麗雅一人而已。

三月十日余輩始知聖彼得堡發生變亂，警察革黨兩相衝突，血戰甚久。近時因物品過於缺乏，平民界中頓起恐慌，人民成羣結夥奔跑於街衢中以覓食物。皇后視之憤懣異常。一日后與余談及政治上之情形，並告余內務大臣樸羅託波夫歸咎於社會黨，因彼等於鐵路工人之間宣傳過激，且竭力停滯往

城內物品之運輸，以是引起人民之反動也。

至三月十一日情況突形緊急，驚恐之傳聞盈於耳鼓。城中變亂已起，事前調來之軍隊漸難支持。此時皇帝下令解散國會，國會竟抗命不遵，因事實緊急，遂組織行政執行委員會。翌日衝突愈厲，叛軍將兵工廠占領。至晚間由聖彼得堡自電話中傳來消息，謂預備軍數團旅均歸降叛軍。皇后聞知此事驚愕異常。近二日來皇后往來奔馳於公主等及阿列克謝之房中。太子之病勢頗形沉篤。后觀此狀況，憂心如焚。

三月十三日上午九時半余遇皇后於廳堂之上。伊告余京城已完全失陷於革黨手中，國會組織臨時政府而以羅贊閣為行政首領。伊又曰：『國會身居高位，據余思之，彼亦洞悉國家之危難，然余尤恐為時已晚；將來社會黨委員會組織成功，決不願承認臨時政府也。余甫接得帝之電報，謂明日上午六

時彼即抵此。然彼欲棄此皇村移徙於哈德赤納，（此係皇室之別墅，距聖彼得堡西南二十啓羅米突之遙。）並願吾等前往迎迓。」

吩咐已畢，皇后深爲驚慌。伊以太子及公主等病狀告知羅贊闊。羅氏答曰：『何時房中起火，何時移出病人。』至四時醫生夫拉基米耳由軍醫院還，謂環繞聖彼得堡之鐵路幹綫，均被革黨占據，余輩已不克成行，卽帝亦未必能抵此間矣。

晚間約九時許，伯爵夫人布克格夫金至。夫人適悉皇村防軍變亂，已於街衢開戰。此時皇后恰行至廊下，伯爵夫人遂將此情形告后。余輩行至窗前，見列衣司將軍率軍兩連將宮前之地盤占據。同時余復見有義勇艦隊之水手及哥薩克馬隊。垣牆以外均被重兵占據，衆分四行站立，預備射擊。是時叛軍在距宮中二十米突之地將守衛者殺戮。流血之慘近在目前，后懼甚，攜

瑪麗雅行近兵士之旁，伊力德遜衛士與叛軍議和。厥後數軍官出爲關說，變亂始漸平穩。

三月十五日夜間三時半，臨時政府之職員一人自電話中喚醫生伯特金，詢問阿列克謝之病狀。此後余輩始知城內各處喧傳阿列克謝業已病死。至翌日后之哀悼仍未少減。伊未得有帝之音信已三日矣，故伊焦灼異常。

時將傍午，皇帝退位之說，始傳入宮中。后竟以此爲虛謬之傳聞，不足憑信也。未幾，王爵波魏洛至此詳述此事，后始信之。皇后之懷喪實不可以言喻。是夕余見伊於阿列克謝之房中。伊之容態大變，然仍如往昔看視其子女，俾彼等毋起驚慌，使若輩不識帝赴馬其列夫以後曾發生何等事故。至夜間余輩始得悉王爵米哈伊洛亦遜位，且國民大會當自行解決俄邦之命運矣。

翌日余復遇皇后於阿列克謝之室中。后意態平靜，但容色憔悴。數日以



來異常枯瘦，且現老態。至午後接帝電，竭力撫慰之，並謂已在馬其列夫，候太后之蒞止焉。

又逾三日，三月二十一日清晨十時半，皇后召余，謂闊爾尼羅天將軍以臨時政府名義，對皇后宣稱現時帝后均在被監視之下，並謂有不願與皇族共受監禁者，於四時前出離宮中。余願與帝后居此不去。后曰：『皇帝於明日抵此，宜將此事告知阿列克謝。此事君可代勞乎？余往告知吾女等。』蓋后甚不願以皇帝遜位之事告知伊女，懼若輩聞之，而恐與伊等之病勢極有影響也。

余行進阿列克謝之室中告之云：『皇帝明日自馬其列夫返京，此後即不復往他處矣。』

『是何故？』

「帝不欲復任總帥矣。」

太子甚喜遊馬其列夫，聞此頗悒悒不樂。少頃，余復云：「阿列克謝，君知之乎？余尊不欲復爲帝矣。」

阿列克謝大爲驚愕，注目視余，似疑信參半者，問曰：「是何言！」

「帝近年甚形勞悴，殆倦勤而然也。」

「噫，是矣！媽媽曾語余彼將抵此，其行動已被監視。然此後吾父仍復爲皇帝乎？」

余此時遂向彼陳述，謂皇帝業已遜位於王爵米哈伊洛矣。

「然則孰將爲帝乎？」

「余不知，今尙無人……」

阿列克謝對於己身及其爲太子之權利不發一言，面色紅漲，神志慌亂。

緘默片時，復詢余曰：「此後若無皇帝，孰將統治俄羅斯耶？」余乃告之云，此時正組織臨時政府，治理國務，俟召集國民大會，其叔父米哈伊洛或仍可登基爲帝也。

時近四鐘，宮門封鎖，余輩遂被禁錮矣！宮中皆易以皇村駐防軍隊。兵士站崗守望，名爲捍衛，其實則爲監視吾輩。

三月二十二日十一時，帝偕王爵多果魯基抵此。帝即刻奔入公主室內，蓋皇后在此處相候也。早膳畢，往視阿列克謝，斯時余亦在焉，向余寒暄甚殷。帝見其子形容憔悴，卽悉當自己遠離時，彼染病甚厲也。

然皇帝歸來，衆人猶欣然色喜。皇后與瑪麗雅及其他染病之子女均異常驚恐，惶恐之餘，見復團聚一處，乃覺樂意倍濃。是日帝省視眷屬，又與王爵多果魯基閱書遊散片時。衛兵禁帝遊園囿中。小園內地上尙爲雪所遮蓋，

週圍警備森嚴。

帝對此嚴苛之待遇，甚平淡視之，從未有怨言出於口中。皇后則時時週旋於公主及阿列克謝之房中。因驚慌及愁苦，伊體質頗形困憊，僅於身帝抵此之時始徐就安帖。然瑪麗亞不久亦病，因伊患肺萎之症甚厲。伊雖體質強健，亦覺痛苦殊甚。此十有八歲之幼女於革命初起之時，曾未顧惜己身，與其母以莫大之襄助。於十三夜間伊共皇后出與軍士交談時，因不戒於風，故身體即覺不爽，幸其他公主等之疾皆已大瘥矣。

余輩似不能久拘留於皇村，因時聞有將皇族運往英吉利之議。然吾等之行竟遲延未果。余輩所居近芬蘭疆界，若乘火車僅需數小時即達，惟須經過聖彼得堡，較爲困難耳。然以充分之決心及秘密之防衛，護皇族行出芬蘭口岸而遠放重洋，亦非斷然不可。然皆懼禍及己身，而不欲負此重大之責任

也。命也，奈之何哉！

## 第十八章 皇村內五閱月之監禁

（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月）

皇族居於皇村至一九一七年八月。此五閱月，余平日將吾輩之生活狀況，曾作簡略之記錄，茲擇其要者摘錄於下：

四月一日星期日。阿列克謝覺己病大瘥，吾輩遂同赴教堂；皇帝及后，公主倭立格與達齊雅及其他與皇族共受監禁之侍從官吏均蒞於此。牧師誦讀祈祝協約聯軍戰勝之禱文時，帝后乃屈膝而跪，其他蒞臨者亦均跪拜如儀。數日前余由阿列克謝房中走出時，見兵卒二十餘人徘徊於廊下。余乃走向若輩之前問欲何為。

「吾等欲晤見太子。」

「彼今臥病不起，不能見也。」

「他人何往？」

「皆患病矣。」

「皇帝焉往？」

「此非余所知。」

「皇帝出遊乎？」

「不知，請勿留此處，勿喧嘩，因此地有病人在也。」

軍士等轉身悄然而去，且相與語。厥後聞諸他人云，此輩爲殘忍之革命

黨，讎恨前皇帝者……

四月三日星期二。是日克連司基第一次入宮中，沿各房屋而行並檢查崗

位，視察守護吾等是否週密。彼於將行之前，曾與帝后會談甚久。關於吾輩之行程，據彼云，殆或有其事，惟往何處，則答不知。

四月六日星期五。是日皇帝語余，謂彼讀報紙頗爲痛心。軍中賞罰不明，軍紀紊亂，軍官恆疑兵士叛己。軍事竟敗壞若此，甚堪悽愴者矣！

四月八日星期日。午膳後克連司基命帝與后異地而居，僅用膳時得與后晤面，談話且須純用伊語。欲茶時帝后亦得聚於一處，惟旁有軍官監視之，僕從等皆不容加入。皇后意甚憤懣，謂余云：「皇帝爲避免內訌，犧牲己身以遜位，對帝之待遇乃如是。帝不願因己一身致釀成血戰，凡有裨於國家者，彼未嘗不退讓也。」少頃后復曰：「已矣，此中苦味，尚須忍痛受之耳。」

四月九日星期一。是日余始知克連司基使帝后分居，實別有用意，思之

令人增悻。

四月十三日星期五。聖誕節。是日晚間皇族聚而慶祝。

四月十四日星期六。晚間慶祝復活節。闊羅溫長克中尉及護衛隊軍官二人亦皆蒞此。夜間二時祈禱始竣。是後咸環圓桌而坐，開戒食葷。帝后相對而坐。余輩共有十七人，公主倭立格，瑪麗雅，及阿列克謝均未至。席間冷靜異常，后默然不語，憂鬱耶，抑困憊耶？

四月十五日星期日。是日爲耶蘇復活佳節。余等與阿列克謝出遊廊下。此爲春日之時，日暖風和。晚間七時舉行祈禱，余輩蒞此者十有五人。翌日天氣清明，吾等遊于園中，後面隨有護衛武官及守衛兵士等。兵士及人民成羣聚集園牆之外，注觀吾輩。少頃護衛武官至帝前，謂皇村駐防軍隊統帶深恐外間對皇族心懷惡意，致生意外之虞，請勿留此地。帝答曰：「吾無所畏



懼，且若輩爽直，決不陰圖害我。」

四月十八日星期三。余輩每出遊，則兵卒數人攜槍，槍裝刺刀晃耀奪人目，一軍官率之，環繞吾等而前。吾輩雜其中間，儼若囚犯。是日午膳後，余等遊畢回宮，一衛兵立帝前，阻不放入，其後護送吾輩之軍官馳至，彼始放行。是時阿列克謝見其父被兵阻止，顏色頓變。

四月二十二日星期日。衛兵禁吾輩行近池塘，余等只徘徊於宮院附近，不得越出指定範圍以外。見有遠處人民數百成羣，皆鶴立向余輩遙望焉。

四月二十五日星期三。克連斯基入宮，醫生伯特金乘時請將皇族送至克雷姆，俾病者易於調養。克連斯基答稱尚非其時。後又往謁帝后，在內歷時甚久。然關於吾輩遠赴國外之行程曾未提及也。

四月二十九日星期日。晚間關於阿列克謝之課業，余與帝后曾作竟夕之

談。議定帝担任教授歷史及地理，皇后担任聖典，其餘功課則吾輩數人分任：伯爵夫人布柯洛夫金（英文），士尼得爾夫人（算術），醫生伯特金（俄文）及余（法文）。

四月三十日星期一。清晨帝與阿列克謝第一次授課。余將法文與論雜誌中之一節授公主達齊雅，俾伊爲其父母誦讀，此係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八日高溫（Gaurain）所著。吾輩所處情況，至是時覺日形嚴重。

五月一日星期二。俄羅斯第一次慶祝五一勞工紀念。吾輩聞鼓樂之聲，並見園牆之上旗幟款款而過。是日晚間帝將評論皇帝遜位之輿論雜誌返還，並告余謂皇后及彼頗樂讀此篇，其中立論甚多公允。

五月三日星期四。晚間帝告余近日消息險惡。各黨要求英法無條件無賠償媾和。逃兵日衆，軍心渙散。臨時政府已無能力作戰耶？

五月十三日星期日。余輩就園內草地上開闢園圃。余輩芟刈叢草，置於篋中。衛隊兵士數人亦來襄助。惟近日帝面有憂色，遊畢，告余云：『人言魯茲司基將軍業已辭職；彼曾要求進攻敵人，而軍事委員會不允。果爾，則國事殆矣。』

五月十四日星期一。帝復提及昨日之談話，謂近日戰事尙不至令人失望，人言不可信。此二月之間軍力何能竟頹敗至此。

五月十八日星期四。此十五日內政治亦有轉機，由聖彼得堡傳來之消息尤爲可喜。軍人及勞工界代表數人均加入閣員之列，政府之勢力似漸可恢復。然此時無政府黨仍蔓延各地也。

五月十九日星期六。是日爲皇帝四十九歲壽誕之辰，舉行祈禱及慶賀。  
五月二十七日星期日。近數日吾輩柴薪短缺，頗覺寒冷。那雷士克夫人

染病，是日載伊出宮，因此處頗不便調養也。伊與吾輩分袂，甚悒悒不快，伊知嗣後無歸期矣。

六月十日星期日。兒童均戲於池塘中人造之小島上。阿列克謝極攜其小槍，視若寶物，此鎗係帝于幼時得自其父手中者。軍官行至面前告余云，軍士欲將太子之鎗收去。阿列克謝聞之，急棄鎗奔至其母之前，坐草地上。少頃軍官偕二兵至索鎗，余乃力向兵士等陳詞，謂此非鎗，乃玩物也。但竟枉費唇齒——兵士等竟持鎗而去。宮中護衛統帶閣卑林司基中尉聞知此事極為反對，遂將鎗索還交阿列克謝。此後阿列克謝仍弄鎗為戲，但僅在屋中耳。

六月十五日星期五。數日以來，園圃已成。圃內植各種菜蔬及白菜五百株。園內工作既竣，復允吾輩于園中剪伐林中之枯枝，于是得柴薪甚夥，足

備來冬之需。吾等往來于各處，時有衛隊尾隨。

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五。公主等自病愈後，髮漸萎落，將髮盡行剪去，行圍圍中恆以帽遮蔽之。是日余與伊等拍照之際，伊等皆脫其帽，意甚自得，意謂留此垂病之形，俾紀念於將來也。伊等因正當妙齡，談謔時現於外。

六月二十四日星期日。諸事無異往昔，課暇卽行遊散。是日帝述一事於余，頗堪哂笑。昨日晚間，帝向后及公主等高聲誦讀於廳室內，突於十一時僕役倉皇入，稟稱衛軍統帶來見皇帝。帝以爲聖彼得堡發生變故，必爲過激黨環圍進攻，反抗臨時政府，遂命將統帶傳入。少頃軍官入，隨有士官二人，言守衛兵士適見皇族所居之室內現有紅綠色之標示暗號，遂鳴槍告驚。衆皆愕然。有何標示？此事何來？后及公主等皆驚惶失措。厥後軍官遂令將簾帳垂下，一士官先出，始揭明此事之真相。蓋公主阿那他西亞坐於窗前課

讀伏身案上，致將帝前附有綠色及紅色燈罩之二燈時時遮蔽。軍官乃赧然而退。

七月十五日星期日。余輩仍被拘禁，無所見聞。遊翫爲惟一消遣之法。天氣漸熱，阿列克謝日夕沐浴池塘中。

八月九日星期四。臨時政府決將皇族載往異地。預定地點尙在秘密中。余輩皆希冀往克雷姆。

八月十一日星期六。接通知書，囑吾等儲備溫暖物品。據此則將來必運送吾輩至北方可以預知。衆皆嗒然失望。

八月十二日星期日。是日爲阿列克謝之生辰。徇后之請求，爲舉行祈禱。吾等定明日起程，闊卑林司基中尉告余謂連吾輩至托波里司克。

八月十三日星期一。通知吾等於中宵預備行裝，因列車於夜間一時開駛

也。夜一時以前衆皆集廳室內。此間行李堆積。王爵米哈伊洛偕克連司基至，與帝晤面。

余輩乘車，尙未駛至，踟候甚久，頗覺疲倦。余輩能徒步而行乎？殊屬疑問。約五時餘，始接通知，謂車輛俱已備妥。同受拘留之伴侶多有因老病不能與行者，吾輩遂與若輩辭別。離皇村後不知將遠徙何所，前途茫茫，不覺愴然涕下。斯時余輩所乘之汽車駛至園門，週圍馬隊環繞，直送至亞力山大車站，遂安置吾輩於車中。半句鐘後，列車徐徐開行。斯時正五點五十分鐘也。

## 第十九章 吾輩於托波里斯克之拘留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月）

政府何以欲將皇族運往他處，此實難測。克連司基於起程時宣布，謂臨時政府會決定對過激黨取嚴厲之手段，深恐亂起，波及皇族，故令皇族遷徙。八月十四日上午六時起程，十七日晚間抵托波里斯克不遠之邱勉車站，數時後余輩遂移乘於『俄羅斯』號輪艦。翌日路經拉司普金之鄉村，舟面遙望，拉氏家屋，頗歷歷在目。

十九日傍午，余輩行抵托波里斯克。吾輩居屋尙未備妥，祇得暫留船上，八月二十六日始下榻新居。皇族占省長公署之第一層，室宇頗為寬敞安適。侍從人員則居於本地鉅商闊尼羅夫之房屋內，房隔街與省長公署對峙。護衛者則為禁軍之鎗隊，由皇村隨行至此者，仍隸屬於闊卑林司基統率之下。

余輩始至此地，與在皇村無以少異。所需物品之供給尙屬充裕。然帝及



太子均感地勢之窄隘。此間可供遊散者僅一小園，周圍環以板牆，外鄰寂寞少人之街衢。惟侍從人員及僕役在此，反較在皇村時自由，城中郭外常爲若輩足跡所經。

九月間克連司基所派遣之委員潘克拉託夫行抵托波里斯克，副委員尼闊里司基亦抵此，二人曩昔曾同被流遣。潘克拉託夫貌似狂謬，而頗有學識，且性質溫遜。至尼闊里司基則爲兇殘之輩，行極鄙陋，甫抵此即強使吾等拍照。闊卑林司基告之云：「勿須拍照。兵士由皇村時相護隨至此，與吾輩至熟識，拍照何須者！」尼氏答曰：「曩之事汝爲政，今之事我爲政。」乃即聽其所爲，此後發給吾輩照片一張，拍照而去。

祈禱僅得於房內舉行，復無祭壇，頗感不便。此後至九月二十一日聖誕佳節，始允皇族前往教堂行禮。往返途上，人民觀者如堵。此地居民對皇族

頗表敬愛也。

斯時余輩生活復安泰如故。吾等仍繼續爲太子及公主二人授課。課程自上午九時開始，至十一時終結，午時少爲游散，帝亦與焉。因無課室之故，授課於第一層廳堂之內，或於余之室中。至一時衆皆聚餐，然後遇不爽時即偕阿列克謝單獨用膳。約近二時復出游玩，直至四鐘。帝終日安坐，頗感不快。闊卑林司基中尉深悉此情，遂令覓木料並購斧鋸，吾等藉是並得蓄備柴薪，以供廚竈之用。帝於暇時，即藉鋸木以資消遣，公主亦常從事其間。茶畢可上課直至六時，七時晚膳，膳後復飲咖啡於廳堂中。冬日天寒，廳前不可復居，吾輩乃移於皇后客堂之內。公主等縫紉或玩耍時，帝常高聲朗讀，后亦時出遊，或坐輪椅上從事工作。余輩遂居此親愛家庭之間，渡冬季晚景於西比利亞。然吾等在此見聞鮮少，函牘亦頗稀罕，且甚遲延。至於雜

誌報章則甚鄙陋，僅載舊日之電報數通，且常有更易刪減者。

十一月十五日。傳聞臨時政府已倒，過激黨當權。此事影響於吾等之生活甚劇。過數月後，即著手處置吾輩矣。逾數星期，傳聞漸趨險惡。然吾輩身處竄遠之地，凡事無從探悉也。

過激黨力謀撤退皇帝親信之衛軍。衛軍組織甚為複雜：第一團及第四團對皇族及太子等極表敬慕。公主等最喜與若輩叙談，常詢若輩之家鄉狀況及大戰時奮鬥情形。阿列克謝亦頗樂彼等情誼之拳拳。第四團之衛隊多為老年人所組成，對於皇族尤為傾愛。帝與太子常私至彼等駐所相與扳談。一日，委員潘克拉托夫立於門檻之外，愕然注目而視。帝請其入坐，伊乃趨起不前，微言數語逕去。是時公主太子視此狀況，皆大驚。潘克拉托夫為講求人道主義者，頗有善名，自抵託波里斯克之後，即為兵士訂定課程，使得悉自

由主義之真諦，並力發揮若輩愛國之熱忱，使盡責任，捍衛國家焉。

第二團衛軍則喜作革命運動，在皇村時即對吾輩常加抑辱。自過激黨建國以來，愈專橫恣縱。更組織軍事委員會，對吾輩生活極力加以限制，並力謀所以滅殺闊卑林司基之勢力。十二月下旬伯爵夫人布柯格夫金抵此。夫人在皇村會與吾輩共受拘禁，然因病未能與吾輩偕行。病勢稍瘥，得克連司基之許可，乃馳至托波里斯克，冀與皇后同處。而軍事委員會竟悍然拒絕，不准伊與皇族會晤，伊祇得停留於城中。皇后盼伊之抵此，望眼欲穿，不擇者累日。

轉瞬將至耶穌聖誕節，后及公主等於數星期之間，親手操作賜賚禮物於吾輩及僕役人等。后曾以自己所織之毛線小衫分贈各人，為向伊素所信任之人表示感謝也。

十二月二十四日牧師來舉行晚禱。衆皆集廳堂中，歡娛異常，儼然若一家人。吾輩力屏愁思，強顏爲歡，以享此一夕之娛也。

翌日爲耶穌聖誕節，余輩前往教堂。輔祭者徇牧師之指示，誦讀萬歲文（係祝皇族長壽命之禱文）。牧師殊不達時宜，萬歲文之誦聲未終，而大難遂作。兵士等聲勢洶洶，要求更易牧師。際此聖誕佳節，竟釀此變，頗使人悒悒不歡。此後對吾輩之監視乃更加嚴厲。

## 第二十章 吾輩於托波里斯克囚禁之終結

（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月）

余自徙往托波里司克後，自一月十四日起，復將吾輩所經，逐日記錄，並如前在皇村時，於日記中，摘舉數節，以餉讀者。

一月十四日星期一。是日晨余輩赴教堂，新牧師正舉行祈禱。前牧師瓦西里（即前章所述之觸罪者）已奉總主教格爾莫干之命，被遣入阿巴拉道院矣。

一月十六日星期三。午飯後二時，本地駐防軍隊，召集軍事委員會，會中以一百票與八十五票之差，議決不准軍官及兵士佩帶肩章。

一月十七日星期四。闊卑林司基中尉衣文官制服而至，彼殆不願衣此無肩章之武官制服也。

一月十八日星期三。牧師及歌聖詩者至，在房中舉行祈禱。午禱後將軍達其車夫及王爵多果魯基謁帝，並請帝脫去肩章，免觸兵士盛怒。帝頗憤懣，然無可如何，祇得摘去肩章耳。

一月十九日星期六。是日晨余輩赴教堂。帝身服無肩章之高加索式軍

服。阿列克謝則將其肩章匿於帽內。晚間后邀吾等啜茗於房中，夜闌始散。

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一。是日夜間天降大雪。余輩從事建築冰山。

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五。是日爲達齊雅之祭神日。房中舉行祈禱。天氣佳美異常，余輩仍繼續起造冰山，兵士亦來襄助。

二月四日星期一。冰山業已構成，太子公主等遊玩其上。天氣寒凜異常，風勢甚烈，公主等之臥室儼若冰窖然。

二月六日星期三。傳聞據第二團軍隊之提議，軍事委員會決定令委員潘克拉託夫及副委員尼闊里司基去職。

二月八日星期五。是日午後軍事委員會調莫斯科過激黨代替委員潘克拉托夫之職。事勢日趨險惡，蘇俄與德奧及保加利亞業已停戰，特列甯及特羅司基尙未簽字議和耳。

二月十三日星期三。皇帝告余云，軍隊既已改編，凡老弱者均當退伍，然則衰老之兵，將與吾等遠離矣。帝甚憂慮，自念經此變更之後，決無良好之結果也。

二月十五日星期五。大隊兵士業已開拔，彼等於開拔之前秘密往與皇族辭別。

二月二十日星期三。帝告余德人已占據列魏立，羅夫諾及其他等處，現仍繼續前攻。帝益憂形於色。

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一。闊卑林司基中尉接電報，謂自三月一日起，尼古拉羅馬諾夫及其家屬應具領俸廩，凡屬皇族，每人每月給予盧布六百。計皇帝全家每月祇開銷四千二百紅盧布。斯時每五紙盧布之價格，始抵一金盧布也。



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二。后晚余助伊計算全家確定之預算表。伊事前於其櫃上曾留有款項數目之帳簿焉。

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三。帝笑謂余云，因今皆從事組織委員會，余亦當組織其一，以料理家務。參與是會者為王爵多果魯基，將軍達其車夫及余。午膳後余輩遂開始會議，結果須裁減人員。吾輩甚為愁悶，因應裁汰僕役十名，彼等於託波里斯克均攜有眷屬也。吾輩遂將此事告知帝后，此頗與彼等以莫大之苦痛，亟應與若輩供職者相離別。

三月一日星期五。新制度開始實行。自今日始，余輩用膳時，奶鋪咖啡奢費之品，均行撤去。

三月四日星期一。軍事委員會令將吾等所構之冰山拆毀，因帝及后曾登其上，望第四團軍隊之開拔也。帝之左右，逐日橫加干涉。吾輩出時常有兵

士監視。

三月五日星期二。晚間兵士抵此，聲勢洶洶，俱以鐵頭拆毀冰山。帝之子女等懷喪異常。

三月十五日星期五。城中居民見吾輩處境甚苦，乃贈吾輩以鷄子糖食及麪包等物。

三月十七日星期日。聖誕佳節，人民舉行慶祝。車輛往來於吾輩之窗前，鈴聲鳴響，鼓掌高吟。帝子及公主等凄然不歡，望若輩之歡娛忘倦，益添悲哽，時時週行板壁環繞之院內。自冰山拆毀後，彼等唯一之消遣，即鋸伐柴木而已。

兵士等益肆行無忌，新調至之軍隊，皆青年荒誕之輩。帝后逐日鬱鬱居此，然猶冀有親信之人起而拯之。是時託波里斯克尚未有過激黨政府之代

表，若行逃逸，此其時矣。藉得闊卑林司基中尉之襄助，乘其不備，祇須少數精銳之士從中決心援助，即可突圍而出。吾輩曾屢以此意示帝，然帝終不願，蓋帝不欲令帝后公主等離散，復不願離俄境也。

三月十八日星期一。皇族仍循例持齋，晨昏祈禱。后及公主等與輔祭者齊唱聖詩，歌音悽惻，不堪卒聞。

三月二十二日星期五。晚間九時半夕禱畢，依次舉行懺悔禮，先太子公主，次僕役，次及侍從人員，最後爲帝后。

三月二十六日星期二。自沃木斯克開來紅軍百餘，皆過激黨軍隊駐紮托波里斯克者。斯際吾輩乃困重圍中，如虎在柙，無能逸矣。

四月九日星期二。自沃木斯克率兵抵此之過激黨委員，欲入皇帝臥房，衛隊不允。闊卑林司基中尉大驚，恐生衝突，乃設法警備，增加巡哨。余輩

是夜頗怔忡不安。

四月十日星期三。過激黨委員下令，皇帝衛軍有不遵命者，於二十小時內鎗斃之。於是過激黨委員遂步入皇帝閨闈中矣。

四月十二日星期五。阿列克謝自昨日覺腋間疼痛甚厲，是日復輾轉牀褥間。本年冬季，太子未嘗患病，此際幸勿復發生危症。天乎！對吾輩榮獨無告之人，尙其哀而憐之。吾等之衛隊開往莫斯科者，於是日復返，並交閣卑林司基中尉以中央行政執行委員會之公文一紙，內容係令將王爵多果魯基，將軍達其車夫及伯爵夫人簡得禮闊瓦，監禁於吾等房內，復通告特別全權委員行將抵此，並攜有軍隊。於是士尼得爾女士，將軍達其車夫及王爵多果魯基均遭監禁，僅醫生伯特金及夫拉基米耳尙自由居留於外間耳。

四月十五日星期一。今昨兩日阿列克謝病勢甚篤，患嘔血症頗厲。

四月十六日星期二。闊卑林司基中尉，衛隊之軍官及兵士數名來帝房中搜索，竟將皇帝平日軍服上佩帶之短劍持去。

四月二十二日星期一。是日莫斯科派遣之委員雅闊夫列夫氏率領軍隊抵此，向守衛官及軍事委員會出示其委任狀。夕間余在帝后之室內啜茗。衆皆驚恐，覺委員蒞臨，此後真不知命在何時矣。

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二。十一時委員雅闊夫列夫自來環視房宇一週，後乃往見帝，並偕帝往視阿列克謝之病，阿列克謝時正臥被中也。少頃委員偕其助手至，復往視阿列克謝，委員去時，復以吾等行李之多寡詢守衛官。

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三。余輩相顧煢煢，覺天地雖大，幾無容身之地；堂堂俄國，竟無一人欲稍試援救皇室乎？帝之親信，今皆安在，何竟置若罔聞耶？

四月二十五日星期四。是日約近三時，余至廳下，忽遇二僕役在此飲泣，語余云：「委員雅闊夫列夫適來語皇帝，謂將載帝他去。」此事何來？既未召余，余不敢復至樓上。遂返入己室。未幾，公主達齊雅敲門甚厲。伊泣告余云，其母召余往。余乃隨之以去。皇后一人甚爲驚慌，告余謂雅闊夫列夫自莫斯科被派至此，意欲將皇帝載去，並定於今夜首途。又云：「委員曾力言對帝絕不加以危害，若孰欲僭行，並不禁阻。但余不能任帝隻身他去也。若輩欲將帝遷往他處，謀施之以強暴。余應傍彼共罹此災厄……然太子病篤……倘有不測……天乎！天乎！此余生平所未經者，余不知將何策之出。余每臨事皆可預定計謀，今余之輾轉憂思而不得……然皇天其默佑吾家，使此行不果。余信今宵河道將結凍……」斯時達齊雅亦云：「媽媽，然爹爹倘終不免於一行，必須稍作準備……」余乃繼達齊雅而言云：「阿列克

謝亦稍覺痊可，吾等對彼將竭力守護也……」后躊躇異常，往來躡室中，復謂余曰：『是矣，如是則甚妥善，余與帝偕行，將阿列克謝交君，君其看護之……』少頃，帝逕入，后告之曰：『余已決意偕汝行，瑪麗雅亦將隨傍吾等。』帝答曰：『如是甚善。』

余復返入己室內，是日皆預備行裝。王爵多果魯基及醫生伯特金皆與帝后偕行，即車莫杜羅夫（帝之親隨），節米多瓦（后之僕婦），及謝得涅夫（公主等之僕役）亦皆隨往。軍官八人及吾等之衛隊亦與焉。最後皇族皆集於阿列克謝牀前。夕間十時半余輩咸往覲茗。后坐於長椅上，二女環坐左右，相對痛哭不已，面皆浮腫。余輩皆強自抑制，力作安重之態。帝后容色甚壯，知此行決不克生還矣。

十一時半供職人員咸集廳堂之上，帝后及公主瑪麗亞，在此處與若輩訣

別。帝與男輩接吻，后與婦女接吻，衆皆淚下。帝后去，衆始返入己室。三時半車輛駛入院內。車形廣大，中祇一輛附有車篷。吾輩於後院覓得稻草置於車內，復於后之車中鋪以毛褥。四時余輩升樓上，帝后自阿列克謝房中出，又與瑪麗雅向吾輩辭行。后與公主等均痛哭不已。帝仍力自鎮定，與吾輩接吻。后向余辭別時，曾囑余勿至樓下，宜看護阿列克謝。此後余遂返入太子室內，太子仍臥於衾中飲泣。少頃聞車聲隆隆馳去。公主等同至樓上，過其弟之門，仍哽咽不已也。

四月二十七日星期六。送皇后至車站之御夫已歸，持瑪麗亞之函，內言道路塞滯，途中甚苦。

四月二十八日星期日。闕卑林司基中尉接電，報告帝后於星期六晚九時半已安抵邱勉車站，暫住教堂大廳內。此處亦有祭壇，牧師可於此舉行祈



騰。晚間復接自邱勉起程之第二通電報，內云：「途中異常安泰。太子病勢若何？但祝上天降福。」

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一。太子接其母自邱勉車站來函，謂途中旅行甚苦。渡河時水及馬腹，車軸皆折。

五月一日星期三。阿列克謝睡起，那郭爾抱之坐於搖椅之上，藉得飲吸晴暖之日光。

五月二日星期四。自帝后離邱勉車站之後，杳無音信。帝后安往乎？計程星期二帝后當行抵莫斯科矣！

五月三日星期五。闊卑林司基中尉接電，謂帝后在耶克且林堡被拘。噫！此等消息何來！天乎！

五月四日星期六。是日爲耶蘇復活節之前一日，余心惘然如鑄。

五月五日星期日。復活節。斯時帝后仍杳無音息也。

五月七日星期二。是日太子等接到電報，謂帝后安然無恙，惟何故停留耶克且林堡城中，殊滋疑竇。觀其電文語意，似重有憂者。

五月八日星期二。護送帝后之衛隊自耶克且林堡歸，據言彼等行抵耶克且林堡時，紅軍至，將皇帝團圍住，而后及公主瑪麗雅被囚於伊波齊夫房中。王爵多果魯基亦繫圍圍，即衛兵亦被拘至二日之久，始蒙放歸也。

五月十一日星期六。闊卑林司基中尉被免職，吾等皆聽命於托波里斯克之委員會。

五月十七日星期五。吾輩之衛隊被撤，易以紅軍，皆羅覺諾夫委員自耶克且林堡率至者。將軍達其車夫及余皆以爲余輩宜緩行，然公主等則甚急遽，急欲一見其父母，吾等亦無術以阻之也。

五月十九日星期日。房中舉行祈禱。吾輩行程已定明日。委員不許牧師行近吾等，且禁公主等夜間扃戶。

五月二十日星期一。十二時半吾輩離房舍，登「俄羅斯號」之輪艦。此即八月載皇室抵此之輪船也。伯爵夫人布柯格夫金許與吾等偕行。晨五時余輩遂離託波里斯克。委員羅覺諸夫將阿列克謝及其僕那郭爾屬於船艙中。余輩遂提出抗議，因太子正患病，醫生應不時往看視也。

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三。是日清晨余輩行抵邱勉車站。

## 第二十一章 俄皇及皇族被戮於耶克且林堡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六日夜間)

五月二十二日，余輩行抵邱勉車站之後，改乘特別快車，向耶克且林堡

前進。斯時余與二公主同登火車，車守悍然將余與太子分置兩車，不許會晤。余坐於四等車中，旁有衛兵監視之，如其他衆人然。夜間吾等馳至耶克林堡，在距站數武之地稍停。清晨約十時，馬車數輛抵此，停於吾輩車前。余旋見有四人入公主等所乘之車，逾數分鐘後，那郭爾抱太子於懷中行出車之窗前。公主等挽箱籠及零星物品隨其後。余甫欲出，即被守衛兵士推入車內。

余返至車窗之前。公主達齊雅最後出，攜其小犬，復竭力挽其烏色之箱篋。是日天雨，伊步步陷入泥濘中。那郭爾欲往襄助之，被一委員用力推開。少頃車輛駛去，載公主等入城。

余不料及與余聚首十數年之人，竟自此不得再相會晤。余以爲衛兵將吾等檢查完畢後，仍令吾等復與皇族相團聚也。移時，余輩列車已入站，將軍

達其車夫，公爵夫人簡得立闊瓦及士尼得爾女士聯翩而過。后之親隨倭洛闊夫，膳夫何立托諾夫，僕役特魯普及十四歲之廚夫小斯得涅夫，均隨之而去。其後倭洛闊夫乘間逃逸，小斯得涅夫見憐於人，得獲倖免，此外凡今日爲紅軍攜去者，竟無一人生還，嗚呼痛哉！

余輩佇候良久。吾等何以不被引去耶？輾轉思索，約四五時，曩日赴託波里斯克之委員羅覺諾夫逕入吾等車內，宣言不干吾等事，囑勿驚恐。

逾數日，余偕友人往謁英吉利及瑞典兩領事，冀蒙援助，以脫帝於難。兩領事極力撫慰，謂對此事已設法進行，保證帝后必無危險。

余至伊波齊夫屋前，板垣高蓋儼若囹圄，由垣頂僅得窺見窗閣之上部。然余仍冀得入此房中一見皇族。醫生夫拉基米爾曾得准許前往看視太子；彼聞醫士伯特金曾以帝之名義，請求衛隊統帶阿節夫委員，允余與帝相見。阿

節夫答稱，須請示莫斯科政府。當莫斯科政府尚未覆命以前，余與同伴皆暫寓於四等客車之內。余輩留此車中，尙須月餘之久也。

五月二十六日余輩接到命令，即刻離比爾姆省（耶克且林堡係本省之一部），復返託波里斯克。同時發給吾等護照一紙，以免途中嚴重之檢查。是時白黨猖獗，鐵路全供輸送激黨軍隊之用，故余輩遲遲未能就道。

一日余與醫生夫拉基米爾及同伴格勃司路經伊波齊夫宅畔，見門前有車二輛，紅軍圍繞甚衆，余輩甚爲驚愕。乘第一輛車者係謝得漁夫（公主等之僕役），有二兵隨之。那郭爾行近第二輛車，登車時仰首見吾輩三人立于距彼數武之地，稍注視吾等，即坐車中不復迴顧，余輩親見兩車直向牢獄而進。未幾，二人即被鎗斃。二人之死，係因激黨委員將阿列克謝牀前懸掛神像之金鍊奪去時，彼等不勝其忿，一時出言不慎，致觸盛怒。

逾數日余得悉醫生伯特金爲余請求見帝，已被拒絕。七月三日吾輩復抵邱勉，車中滿載自西俄往西比利亞覓食之饑民。未幾余即被拘于紅軍總司令部，余在此呈驗護照，至夕始蒙釋出，同行者皆在車中餓候也。

七月二十日，白黨佔領邱勉。越數日報載耶克且林堡張貼告示，內云：『俄前皇帝羅馬諾夫判處死刑，業於七月十六日夜間執行鎗決。后及其子女，均安置於妥置之地。特此通告。』

七月二十五日。耶克且林堡亦相繼失守，鐵路均被拆毀，交通之恢復尙需時日。余與格勃司君急離此他適，冀得晤見皇族及居留耶克且林堡之伴侶。翌日余抵耶克且林堡逕至伊波齊夫房中。至樓上拘禁皇族之室中周視殆遍。室中什物，雜亂莫辨；爐灰傾出，露出零星物品甚多，牙刷頭簪等半被燒毀，余復於此中得頭刷一塊，其烏黑之象牙柄上尙雕有后之名字。

后果離此屋而他徙，則行時必甚倉猝，未能攜帶己之粧飾品也。厥後余於室內之壁上及窗洞上復見后所最喜之萬字卍標示焉。此係用鉛筆所畫，下書四月三十日——被囚此房中之日期。此標示復見於牆上，並未記月日。余雖竭力偵查，究未能尋獲絲毫之證據，以明示皇族命運之究竟。少頃余至樓下，毛髮森然，是時余尙未知此卽皇族被戮之處也。室內陰慘異常，日光僅由護有高如人身之柵欄之窗櫺內射入。垣壁及地板上見有鎗擊刀刺之痕迹甚多，一望可知曾有人在此殺戮。然死者究係何人？死者究有若干人？余思至此，知帝既被戮，后亦不免。當帝離去托波里斯克之時，余見后對於己身毫無顧惜，毅然棄子隨夫躬蹈不測之險。帝后既以身殉，固無待言，然太子等亦同被戮耶？室中情況顯然有多人曾被害於此也。

翌日余仍繼續偵查此事。於耶克且林堡城中，郊外，寺觀，凡各處有尋



獲證據之可能者，皆加以搜尋，百般偵查，無稍忽略。余遇收師司托羅若夫，收師曾於七月十四日在伊波齊夫房中祈禱，其時距肇事僅二日。嗟夫！彼亦不敢望皇帝家人之中得有一人生逃者。

檢查之進行甚緩。偵查殊不易，自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之間，激黨委員將殺害皇帝之跡象，極力消滅之，使外人無由窺其詳。自白黨占領耶克且林堡之後，軍事當局遂於伊波齊夫房舍之側派兵防守，並舉行法律上之檢察，然頭緒紛亂，頗難條分縷晰也。距耶克且林堡東北，約二十俄里，有村名闊普治克。村中農民對我曾有詳細之陳述。村人謂自七月十六日夜間，激黨占據村莊附近林中，約數日之久，村人於河畔拾得許多物品，並稱距河塘不遠有柴木之餘燼。燼中什物累累，半皆燒毀，多屬皇家用品。

茲事之檢查，委之於耶克且林堡審判廳職員謝爾該也夫。謝氏循尋常之

手續，着手辦理，頗費時日。謝爾該也夫意以爲皇族均已被戮，然尸身至今未獲，且各種情況，似又足以證明皇后及其子女業已他徙。越數星期，真相仍未明。余遂決定前往邱勉，因耶克且林堡之生活過於昂貴也。余于首途之前囑謝爾該也夫如檢查之後，有何種確實證據發現之時，務速通知余。

一九一九年一月下旬，余接得法國軍務署日南將軍之電報，將軍係余曩在馬其列夫時之舊相識，彼招余往沃木斯克。逾數日，余去邱勉，二月十三日遂往沃木斯克。

海軍大將闊洛查克，認調查皇帝下落，爲歷史上有價值之舉，甚欲悉此事之真相，遂於一月間囑得且里克司將軍，自耶克且林堡將檢察資料及所得確證，詳細報告。二月五日又傳見特別高等檢察官索闊羅夫，委之以檢察之任。越二日司法總長司塔冷克羅赤，亦委索闊羅夫以全權繼續謝爾該也夫從

事檢察。

斯際余得與索閣羅夫相結識。彼毫無成見。余則確信太子公主與其父母同時被難，殆無疑義。然則尸身安在？宜至河畔草間覓之，庶可得其底蘊，因激黨曾在河畔停留三晝夜，非僅爲焚燒數件衣服而已也。

未幾，藉嚴重之檢查，茲事真相，乃大暴露。有一主要兇犯米得米節夫，被拘於比爾姆省之獄中，曾將此爭招認。是時索閣羅夫仍在沃木斯克也。

二月二十五日謝爾該也夫，在耶克且林堡，訊米得米節夫。米氏招承謂七月十六日夜間帝后及其子女五人，醫生伯特金及僕役三人，均被戕於伊波齊夫宅樓下。然尸身何在，彼竟未一言。

余與索閣羅夫共處數日，復往耶克且林堡。四月間德且里克司將軍，自

海參崴抵此，以受海軍大將閣洛查克之委託，遂與索閣羅夫合力檢察。此後進行甚利，曾經審訊者有數百人。積雪甫消，即在闊普洽克村野中竭力偵查。河塘溷淨，河底亦悉察看。灰燼野土亦皆篩過，後尋得兩處架木焚燒之地點，及第三處不甚明瞭之痕跡。未幾，此事之真相，遂大顯於世。

## 第二十二章 偵查肇事被戕之情形

此章余將根據檢察後所得證人供詞及確實證據，將皇族被戕情形略敘述之。此係余就檢查後呈報簿冊六大本中摘出之最重要而確鑿者。讀者至此有不禁惕然而懼，慨然與嘆者矣。

一九一八年四月中旬，莫斯科中央行政執行委員會會長斯維爾羅夫，受德意志之逼迫，遣委員雅闊夫列夫至託波里斯克迫皇族他徙。雅闊夫列夫既

奉使命，遂擬將皇族徒往莫斯科或聖彼得堡，行至中途，適遇耶克且林堡烏拉里地方會議，預伏壯士，將皇帝擒獲。于表面上似為應駐莫斯科德代表米爾吧哈伯爵之請，一方復曠使耶克且林堡之委員勿將帝放行。帝之阻滯于此正中其彀。又限商人伊波齊夫，二日以內離寓宅他徙，即于房之四週構堅牢之板壁，高及于樓窗之上。

四月三十日，帝后與公主瑪麗雅，醫生伯特金及隨從之僕役三人均遷於此。其始猶令臨時招募兵士任防守之責；且時常調換，厥後則完全易以各大工廠之勞工，而由委員阿節夫統率之。此地被禁者之情況，較在託波里斯尤為辛苦。阿節夫為沉于糟粕之人，任行恣縱，毫無檢舉，于彼所應行捍衛之人，恆逐日加以凌侮也。

五月二十三日太子及其姊等行抵耶克且林堡，亦被安置于伊波齊夫宅

中，慘淡離別之餘。此際家人復行團聚，實覺歡慰無既，不暇顧及目前之受辱與將來之危機也。越數時後，膳夫何立託諾夫，僕役特魯普及廚夫小斯特涅夫被遣來此。而將軍達其車夫，公爵夫人于得里闊瓦，士尼得爾女士及后之親隨倭洛闊夫，皆乘檻車下獄。

二十四日帝之親隨車莫杜羅夫染病，移入獄中病院。此後旁人竟將彼忘却，彼因得微幸免死。逾數日復將那郭爾及謝得涅夫載出，被禁者左右侍從之人頗形減少。幸醫生伯特金及僕役數人如節米多瓦，何立託諾夫，特魯普及小斯得涅夫均留於此處。醫生伯特金頗與禁者以極大之慰懷，彼苦心孤詣折衝於被禁者及委員之間，力謀免去護衛兵士之欺侮。

帝后及太子居於犄角之室內，此屋一面出於平場，一面出於倭涅先巷。四公主則安置於隣近之室中，門被摘去，且前數夜卽牀榻皆無，伊等只眠於

地板之上。醫生伯特金寓於廳堂之內，后之僕婦則居於犄角之室中，一面出於園間，一面出於倭涅先巷。至其他各人各散居於廚房，及鄰近之室內焉。

盡日跋涉，艱苦備嘗，阿列克謝病復沉重，臥床不起已多日。帝每次遊散時，則攜之至園中。皇帝眷屬及僕役恆與委員等共桌而食，常發生齟齬。

房舍環以重層之板牆，與囹圄無以少異。內外則設有守衛崗位。機關槍遍置於屋內及園間。門首之守衛室則為委員阿節夫，其助手莫士金及僕役數人所居。其他衛兵則居於樓下之地窖內。然若輩常任意往來樓上，並常至皇帝園囿之中。

耶克且林堡蘇維埃之政治機關為以下數種。(一)烏拉里地方會議，係由委員約三十人組成，會長為委員比羅伯勞多夫。(二)執行委員會，係由會員數人組織而成，如比羅伯勞多夫，郭羅柴金，塞羅茂託夫，薩發羅夫，倭衣

闊夫及其他等人。(二)特別委員會，此專爲抵禦白黨及叛亂者而設，總會立於莫斯科，並於俄羅斯各地遍設分會，直隸於莫斯科執行中央之命令。此會並招募各地之遊民編成軍旅，爲數最衆者如俘虜，德奧人，拉特維亞人，華及其他種人。

耶克且林堡之特別委員會中之握有權勢者，爲委員尤羅夫司基及郭羅柴金等。阿節夫直屬於執行委員會，及特別委員會管轄之下。彼等以爲阿節夫等監守皇族不力，遂奉中央命令將阿節夫及其助手莫赤金拘禁，而以猶太人尤羅夫司基，及其助手尼苦林代之，尤羅夫司基隨帶十人，幾全爲特別委員軍隊中之德奧俘虜。自是日起，彼等遂將內部之守衛崗位占據，僅外間之崗位仍爲俄兵。

囚房完全屬於特別委員會處置之下，被禁者之生命危在旦夕。是時塞羅



茂託夫奉中央命令前往莫斯科，籌商一切，屠殺皇帝家族，遂於是時決定。塞氏奉斯維爾羅夫之密囑，偕郭羅柴金自莫斯科過返。是時尤羅夫司基業將計畫籌妥，乘馬游於郊野，接連數日，圖覓善地，以處置死者之屍體。越數日郭羅柴金及塞羅茂諾夫返時，則諸事已備妥矣。

七月十四日星期日。尤羅夫司基請牧師司託羅若夫至房中祈禱。帝后死期已迫，宗教上之援助已無若何効力。翌日尤羅夫司基遂令將小斯得滄夫送入俄兵營中。

七月十六日晚間約七時，尤羅夫司基令俄衛兵頭目米得米節夫備妥軍用手鎗十二隻。尤羅夫司基又告米得米節夫，謂今日夜間須將皇帝家人盡行殺戮，並囑將此事宣告俄衛兵。米得米節夫至晚十時，始將此事通知守衛兵士。

時已夜半，尤羅夫司基逕入帝后寢室，將帝及侍從喚醒，聲言城中變起，擬載帝等往他處，囑帝等暫往樓下，預備行程。移時衆皆預備停妥，攜帶零星物品及頭枕，緣梯而下，直至院中，由此處復至樓下室中。尤羅夫司基及尼苦林在前率領，其後則爲皇帝，抱阿列克謝於懷中，皇后，公主等，醫生伯特金，節米多瓦，何立托諾夫及特魯普。

被幽禁者入尤羅夫司基所指示之室中，猶以爲若輩必往尋車輛作代步之用。佇候良久，筋力已疲，乃要求就坐。頃之，若輩持來椅子三把。太子足痛不能久立，坐於中央。帝坐於左方。醫生伯特金立帝身後。皇后在門之右，凭壁而坐。后亦如阿列克謝然，以枕置於膝上。立后之身後者爲公主達齊雅。此方之屋角，節米多瓦抱二枕而立。其餘公主等三人以背向壁立于屋之彼端。右面屋角，則何立托諾夫及特魯普立焉。

伺候良久，尤羅夫司基陡然走入室中，身後隨有德奧兵七名及二委員耶爾馬闊夫與瓦格諾夫。米得米節夫亦至。尤羅夫司基走近帝前抗聲曰：『他人欲援助汝等，而未得間，吾輩當撲殺汝等矣。』言訖，擊鎗射擊，帝飲彈應聲而倒。衆人應之，鎗齊鳴。須臾之間，皇帝一家咸命赴泉壤。此時阿列克謝仍微聲呻吟，尤羅夫司基復以手鎗斃之。公主阿那司他西亞負傷而痛，高聲喊叫，後刺刀猛擊始仆。節米多瓦因懷中抱枕，致未得死。當未被刺仆時，在室中往來狂奔不休。

皇帝全家被殺之後，委員等將屍身上各種貴重物品均行摘去，復裹以被，以車運出，置之載貨汽車之上。翌日清晨以前，乘城中酣睡之際，車輛疾向樹林進發。委員瓦格諾夫乘馬前導，至距林間草野不遠之地，陡見一鄉間貨車，乃闊普洽克村之婦人，偕其子女往城中售魚者。瓦格諾夫立候售魚

者回家，並尾隨其車後，以死嚇之，禁其復返，叱不得回顧。然此婦人已得窺見乘馬者之後，尙隱隱然有人僕僕而前矣。伊返村內，逡歷述所見如是。鄉中有好事者，前往探問，乃見林間已遍布衛兵。然因途中坎坷，車行多時，始至野外。屍身由車中卸至地上，復將上衣脫下。此際委員等獲得貴重之物品甚夥，皆公主等隱匿於衣內者也。委員有不暇拾取者，遂填於地下而踐踏之。厥後將屍身分爲碎塊，置於柴木之上，藉汽油之力加以焚燒。較堅硬之骨則以硫酸溶化之。歷三晝夜之久，屍骸形跡已消滅無遺。至七月二十日，殺人者將柴木痕跡均行消燬，將灰投之於河。

事既畢，尤羅夫司基告米得米節夫曰：『汝勿撤退外間之守衛，恐人民突起紛擾也。』是後數日兵士仍環此虛空之房舍佇立守衛，似曾無若何之動靜，宛若垣牆以內仍居有皇帝家人也。

此事前後詳細情形，皆得自當事人之口中。主要兇犯米得米節夫于白黨佔據耶克且林堡時，曾被逮入獄，一月後遂戍死此間。雅克莫茲雖未曾招認，蓋亦參預此事。飛利普亦將其見聞詳為陳述。此三人皆係護伊波齊夫之房舍者。

厥後於七月二十日始宣布俄帝已死，並以告示張貼耶克且林堡街上。越五日比爾姆之報章，遂將佈告之原文披露。其文云：

烏拉里地方會議勞農代表特別委員會為佈告事：查白黨賊衆，近逼省界，意圖拯援俄皇之家屬，本委員會深恐專制罪魁，得逃出人民公判之外。茲為遵從民意，以前俄皇尼古拉罪惡滔天，應為國人所共棄，應即判決與以槍斃。業於本月十六日夜間執行。至其眷屬，已安置於妥善之地。特此通告。

全俄中央行政執行委員會之通告：勞農代表中央行政委員會對於烏拉里地方會議之所爲特與嘉許，此令。中央行政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斯維爾羅夫。

細釋此兩通告中措辭，實以判處尼古拉二世死刑之責委之耶克且林堡地方會議。此實與事實不符。吾人早已洞悉此事，係決之於居莫斯科之斯維爾羅夫，授意於塞羅莫托夫郭爾羅柴金；二人復囑尤羅夫斯基。斯維爾羅夫實爲此事之主使者，尤羅夫斯基爲執行者。

法律上之檢察，歷時數月。後又至林中細行審察，雖方寸之地，皆掘挖之，凡河塘，野間之土，及郊外之叢草，搜尋殆遍。被踐入土，及大半損壞之物品數百件，均在草間尋獲。此諸物中，如皇帝繸帶之環，皇帝之小衫，及皇后像片之鏡框（原有像片則未見），皆帝在宮內時常攜帶於身旁者。又

於草間尋得皇后之耳環（其一已損壞），伊之衣服碎片，眼鏡玻璃，及其他等物。

此外尚有太子繡帶之環，鈕扣，及其大衣之碎片等。尚有屬於公主等之零星物品：如髮梳，鈕扣，及鈎環等物。復有金製之胸花六個，此必屬於皇后四公主及后之僕婦節米多瓦六人者。醫生伯特金之人造牙齒，碎壞之千里鏡，其衣服之鈕扣及他物，亦皆委棄草間。

此後乃尋得燒燬之骨無數，半為硫酸所毀壞，且其上利刃釜鋸之痕跡，尚昭然在目，其中尚雜有手鎗子彈數枚，此必帝后遇害時，凶手發槍，洞被害者之胸，其彈遺于身內者也。至此一場慘淡之黑幕，遂豁然揭曉矣。

耶克且林堡之慘劇甫終，復有阿波拉也夫之慘劇。皇后之姊李撒委塔，帝之堂兄弟王爵謝爾該米哈伊洛維赤，王爵依曼，寬司坦金，依哥爾，及王

爵波列伊，于一九一八年均被拘禁，並徙於阿波拉也夫城中。此城在耶克且林堡之北，約一百五十俄里之遙。一女尼雅闊夫列夫與王爵夫人同行，又有王爵謝爾該之秘書列米茲，亦與彼等同被監禁。

七月十七日夜間，在皇族被殺二十四小時之後，諸被囚者乘檻車至阿波拉也夫城郭二十俄里之外，在林間被戕。屍身則投於河塘之內，至一九一八年十月始行尋獲。及檢驗屍首之時，僅於王爵謝爾該之身上發現有槍擊之痕跡，其餘則難以確定係因何而死，或有被短刀刺死者。此事係耶克且林堡特別委員會委員薩發羅夫奉中央命令所執行者。

白黨軍隊占據耶克且林堡數日，城中秩序擾異常，是時于監獄附近之地，復發現屍身二具，經檢驗以後，始知一為王爵多果魯基，一為將軍達其車夫。此二人者皆預知將不免殉帝而死。將軍達其車夫，曩昔在託波里司克



時卽謂余曰：『余知余必不得生存。余祇望晝夜在帝側，得與皇帝共死于一處而已。』然卽此一線之希望，彼終未能實現，可哀也哉！

皇族被戮數日後，公爵夫人干得立闊瓦，及士尼得爾女士，皆自耶克且林堡被遣至比爾姆，于一九一八年十月三日夜間被槍斃。尸身至一九一八年六月初卽被戮于耶克且林堡之郊外。越二月後彼等之尸身，始于被戮之地發現。

若輩上自王爵將軍，下至低微之僕役，莫不視死如歸，未懷有趨避之念，皆決志犧牲自己之生命久矣，可謂拚一死以報君恩者也。

## 附錄

一九一九年夏間白黨異常失利，逾數月後，海軍大將闊洛查克之政府幾將傾覆。激黨軍隊已佔領比爾姆，復進攻耶克且林堡。時闊普洽克村野間，偵察肇事之進行仍未停止，嗣因情況吃緊，不得已遂遽行收束矣。索闊羅夫於八月十二日嗒然歸沃木斯克，彼於此時見情狀倍益艱辛，遂往赤塔，斯際余仍獨留于沃木斯克也。

越數星期之後，有俄軍官二人至法軍務署訪余。彼等告余云，德……將軍見約，並有要事相告也。吾等遂乘汽車駛去，逾數分鐘後，余即與該將軍晤面。德且里克司將軍告余，謂伊介紹一童子與余相見，此童聲言彼為太子。余近聞沃木斯克人相傳太子現仍生存，謂太子居阿爾泰城中，人民皆忻然擁戴之。又謂曾有人致電海軍大將闊洛查克，請求援助此太子者。議論紛歧，莫衷一是。

海軍大將闊洛查克深恐此說一出，將發生意外，乃命將「偽太子」徙往沃木斯克，故將軍德里克司邀余蒞臨，冀經余之證明，庶可揭明真相，並得遏止各種之喧傳也。

旁面之室門微啓，余乃見一少年，身軀較太子略高而健，年齡約可十五六歲。伊着海軍式之服制，髮色與恣態，遙望之似與太子相仿，未逼肖也。余遂將自己之鑑定，告於德里克司將軍。厥後將太子引入室內。余試以法文略為詢問，彼並未答。至強令彼回答之時，彼聲言余所言者，皆已明瞭，唯彼必欲以俄文言講。余詢以俄語，彼仍未答。彼謂必須與海軍大將闊洛查克面談。余去未幾時，假太子遂自招認其為冒充者焉。

一九二〇年三月間，余在哈爾濱得與將軍德里克司及索閣維夫相遇，二人亦係於海軍大將闊洛查克之政府被推倒後，始行抵此。二人形色甚驚，

蓋滿洲里情況亦頗不穩，中東路之西部不久即將落於紅軍之手。激黨之偵探甚夥，常出沒於各站及附近之地。曩日檢察所得之資料如何？於何處得以保存耶？此殊覺扼腕。將軍德且里克司及索閣羅夫遂往謁英領事，請彼於行赴北京之前，將皇族遺骸及檢查所得之資料運往歐洲；英領事乃將此事請示於政府，未幾竟被拒絕矣。

法國軍務署之地點逐漸東徙，斯時已移駐於哈爾濱，余遂親往謁見日南將軍，告以此事。日南將軍對余云：『余深願助君。余對此事決不能不負完全責任，因余無從容之時間，得與本國政府相接洽也；且法人對於法國所最信仰之協約者之遺骸能不收納乎？祇須德且里克司將軍以正式公文致余，以表其誠懇之意，其他余以為可無庸慮也。』厥後公文達到，將軍德且里克司與日南將軍關於將遺骸運往歐洲之事遂協商妥善矣。

越二日，德且里克司，索闕羅夫及余遂將沉重之箱籠負於肩上，直向站旁日南將軍之列車而行。余輩陸續進入車站，忽聞有人高呼曰：『汝輩何往，箱中所裝何物？』余輩漫不作答，促步而行。若輩似欲阻止吾等，啓驗箱籠。幸已離站不遠，吾等遂竭力奔馳，片刻即馳至日南將軍之車上。車中之守衛兵士出而迎迓，斯時檢查所得之資料，始置於安堵之地。約一小時後，余儕乃隱然退去。翌日德且里克司將軍攜一小箱至，內裝皇室家人之遺骸，交付於日南將軍。此正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九日也。



新 十 詩 種 集

嘗 試 集：胡適著……定價四角五分  
 草兒在前集：康洪章著……定價五角五分  
 上 集：康洪章著……定價二角五分  
 冬 夜：俞平伯著……定價六 角  
 西 還：俞平伯著……定價六角五分  
 蕙 風：汪靜之著……定價五 角  
 渡 河：陸志章著……定價四角五分  
 流 雲：宗白華著……定價二角五分  
 胡思永的遺詩……定價三角五分  
 一九二一年新詩年選：北社編……定價五角

上海亞東圖書發行



■ 胡適文存

洋裝二冊二八元角 平裝四冊二元二角

■ 胡適文存二集

洋裝二冊三元 平裝四冊二元四角

■ 獨秀文存

洋裝二冊二元七角 平裝四冊二元一角

■ 孟和文存

洋裝一冊一元一角 平裝一冊七角五分

■ 吳虞文錄

胡適之序 定價三角五分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大學教育叢書  
中等學校適用

▲高中適用 古文學概論

徐嘉瑞編 定價三角五分

▲高中適用 戲劇作法講義

孫俔工編 定價六角五分

▲初中適用 中國語法講義

孫俔工編 定價三角五分

▲初中適用 國文作法

高語罕編 定價八角

▲初中適用 白話書信

高語罕編 定價八角

▲高初中參用 虛助詞典

施括乾編 定價二角五分

上海亞東圖書行印





亞東圖書館  
整理過的

# 小說八種

代表一個時代  
的精神的文學

水滸	儒林外史	紅樓夢	西遊記	三國演義	鏡花緣	水滸續集	三俠五義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洋裝兩冊二元二角	洋裝一冊一元八角	洋裝四冊三元六角	洋裝六冊三元三角	洋裝四冊二元二角	洋裝四冊二元二角	洋裝兩冊一元七角	洋裝四冊二元一角

全有胡適之先生或引證有錢玄同先生的序有陳獨秀先生的序

# 兩性問題的新著

程浩編

## ▲節制生育問題

著者留德習醫有年，本其經驗，著爲是書，於歐西所有各種節育方法及藥品器械，列舉精詳；理論亦極透澈。定價四角五分

## ▲人類的性生活

是書著重理論，打破中國人向來對於性的秘密，於詳細敘述之中加以批評和指導，的係青年必讀之書。定價三角五分

上海亞東圖書發行

## 胡適之先生著的書

(書名)	(出版處)	(定價)
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	商務……	\$1.20
胡適文存……	亞東……	\$2.20
胡適文存二集……	亞東……	\$2.40
先秦名學史(英文)……	亞東……	\$1.20
章實齋年譜……	商務……	\$0.30
嘗試集……	亞東……	\$0.45
短篇小說……	亞東……	\$0.30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申報館……	\$0.40
五十年來世界之哲學……	申報館……	\$0.30

總發行所：上海各該館

分售處：各省各大書店

李璜譯

## 法蘭西學術史略

此書原本是由巴黎大學各教授分門編輯，  
分哲學羣學教育學各門。

全書一冊 定價三角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 實生論大旨

杜里舒演講

江紹原譯

這書原名The Problem of individuality，係一九一三年杜里舒博士在倫敦大學的講演，現經江紹原君譯成中文，條理明白，文字淺顯，可為治哲學者初步的讀物。

全書一冊

定價五角

上海五馬路

亞東圖書館發行

# 名家小說

章行嚴先生選

共十一種，皆表情高尚，行文懿美，爲近世文藝中最上乘品。

布匣一全套

定價一元二角

上海五馬路

亞東圖書館發行

# 三葉集

這本集子是田壽昌，宗白華，郭沫若三先生的通信。討論的問題是：(1)歌德文學(2)詩歌問題(3)近代劇曲(4)婚姻問題(5)戀愛問題(6)宇宙和人生觀。

全書一冊

三角五分

上海五馬路

亞東圖書館發行

# 科學與人生觀

▲陳獨秀序

▲胡適字

本書爲民國十二年國內學術界討論科學與人生的問題的結晶，著者爲張君勱、丁文江、梁啓超、胡適、吳稚暉等十九人。全書凡文二十九篇，約共二十五萬字。分訂兩冊。

定價洋一元

上海五馬路

亞東圖書館發行

陸侃如編

# 屈原

全書分三大部：

(一) 屈原評傳……陸先生著，凡五萬餘字。

(二) 屈原集……將屈原的作品加標點照新詩的格式分寫。

(三) 附錄……(1) 校勘記 (2) 古音錄 (3) 著者可疑的作品。卷首加楚詞地圖。

全書一冊

定價九角

上海五馬路

亞東圖書館發行

**O. M.** 同人爲發抒他們的興趣起見，組織了一種不定期的文藝刊物，名爲“我們”，逐期系以出版年月，以爲書名。內有論文，小說，詩，戲劇，小品，札記，通信并精印書畫，攝影等。由本館發行，用瑞典紙印，格式新穎。已出二期：

## 1. 我們的七月 1924

重要作品爲：——餘平伯的(鬼劫) 葉聖陶的(淚的徘徊) 朱自清的(溫州的摺跡) 劉大白的(舊詩新話) 珂羅版印俞曲園的楷書詩稿 豐子愷的漫畫等 【定價五角】

## 2. 我們的六月 1925

重要作品爲：——自清的(溼潤天空與古今中外) 平伯的(析愛) 聖陶的(暮) 頌剛的(不寐) 金溪若的(我來自東) 大白的(舊詩新話) 珂羅版印吳攝照的(北海子的落日)攝影 子愷的 漫畫)等 【定價六角】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 崔東壁遺書

出版預告

▲考信錄卅六卷

▲雜著及文集十八卷

▲佚文傳記評論序文約十萬言

胡適……適序  
顧頡剛……點標

崔東壁先生（述）對於中國古史有摧陷攬清之大功，考信錄一書爲千古不朽之作。惟其遺書流傳甚少。現由本館請顧頡剛先生重加校勘，標點分段，并逐段加以標題，使讀者開卷了然。至關於崔氏之佚文傳狀及歷來學者對於崔氏之評論，亦由胡適之先生及顧先生盡力搜求，裒然成帙。又由胡先生覓得最早刊本數種，詳爲校勘。凡欲治中國史學者，不可不讀。

上海亞東圖書館啓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出版

俄宮見聞記（全）

每冊定價大洋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

原 著 者 瑞 士 伊 里 雅

翻 譯 者 李 秉 之

印 行 者 兼 亞 東 圖 書 館

發 行 所 亞 東 圖 書 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店

此 書 有 著 權 必 究  
翻 印 必 究  
作 者 必 究  
必 究 翻 印 必 究

#7

272 567

